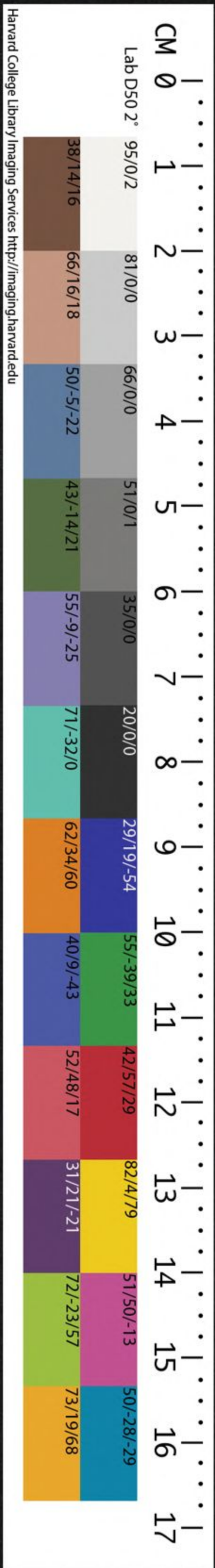


110  
1247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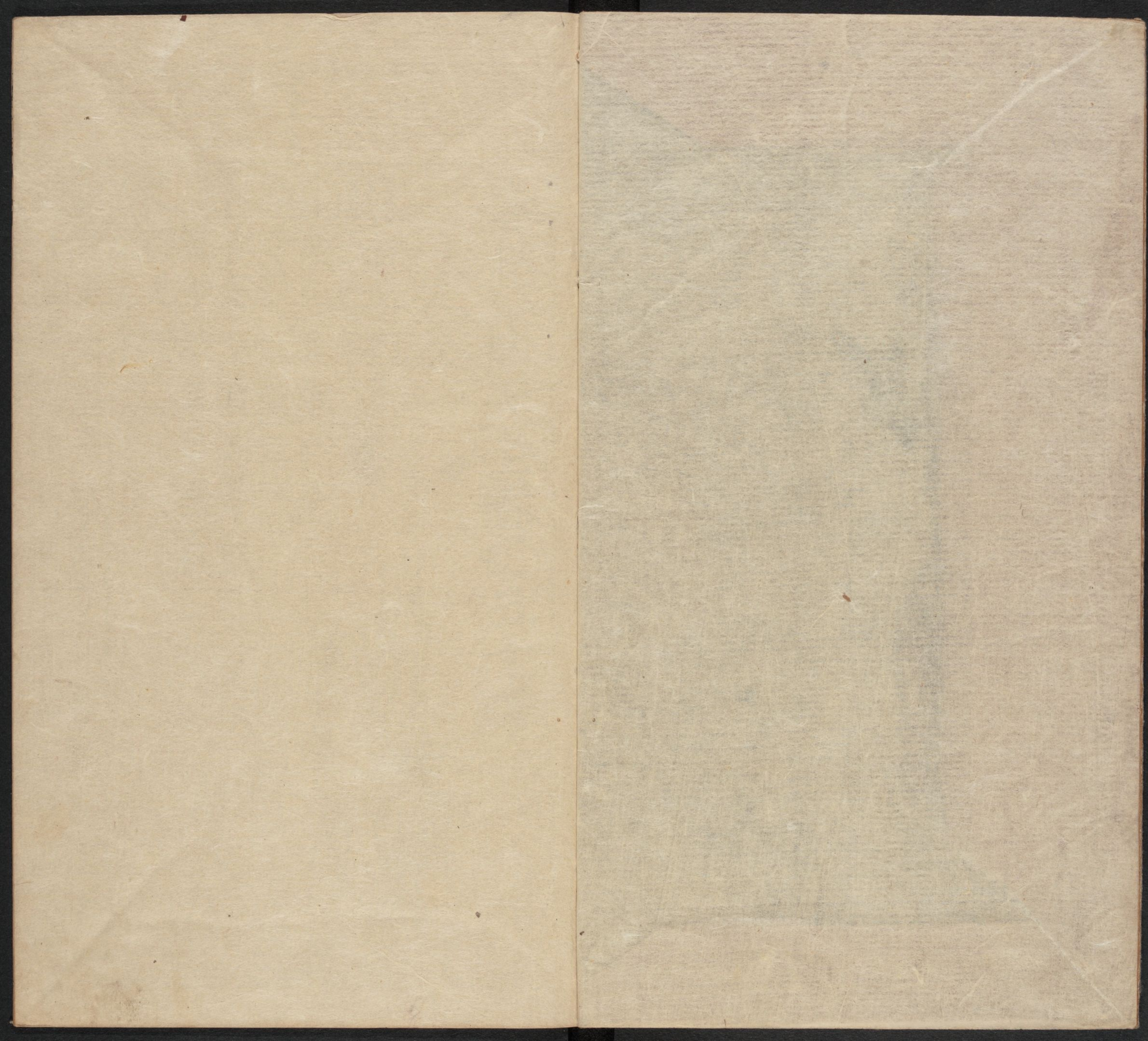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春秋大全

三十四之五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四

定公一

周詳見昭

鄭定九年子穀公勝立公卒

齊魯定公七年盟于鹹叛晉圖霸

宋詳見昭公元年

晉魯定公元年逐范中行氏趙鞅歸于晉自是晉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春秋大全



知氏韓氏魏氏趙氏  
並強分晉之勢成矣

衛  
詳見昭  
公元年

蔡  
魯定公四年蔡昭侯以  
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曹  
魯定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  
是為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陽立

滕  
頃公  
五年

陳  
魯定公四年惠公卒子懷公邾  
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杞  
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為  
七月隱公弟遇弑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薛  
襄公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比  
立定十三年比弑惠公夷立又名寅

莒  
公郊

邾  
莊公三十三年魯定公  
三年莊公卒隱公益立

許  
魯定公六年鄭滅許以  
許男斯歸元公成立

小邾  
詳見昭  
元年

楚  
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尹子  
常奔鄭昭王復國子西為令尹

秦  
魯定公九年哀  
公卒孫惠公立











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之  
無正始可知矣蓋隱莊雖無正始而即位皆在正  
月定即位在六月故也又無正始而即位皆在正  
言是也然何氏指定也公無正始而即位皆在正  
以當之則非本旨矣

#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大夫專執於秋泉將以城成周魏子已晉魏舒合諸  
侯之大夫于易位以非義也大事好義必有大夫  
將不天子而侯魏子其田於陸焚馬還卒於甯范  
晉簡失諸侯壽過而復命於陸焚馬還卒於甯范  
韓去其及原壽過而復命於陸焚馬還卒於甯范  
子寅其宋仲幾不復命於陸焚馬還卒於甯范  
為無道絕我盟曰於我同盟各復舊我常從宋晉  
公為踐土之盟曰於我同盟各復舊我常從宋晉  
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之盟曰於我同盟各復舊  
仲居薛以命仲幾曰踐土之盟曰於我同盟各復舊  
左相若復舊我命仲幾曰踐土之盟曰於我同盟各  
代各異物薛焉得存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年曰

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  
子忘之宋徵於人也宋徵於鬼神之罪矣且已無辭  
誣我於人也宋徵於鬼神之罪矣且已無辭而抑我  
仲幾以歸三龍納侮其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  
皆將不張後不從諸侯晉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  
衆之言所為不長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  
不與大夫專執何伯討也公羊傳仲幾之罪何與  
不與大夫專執何伯討也公羊傳仲幾之罪何與  
人之也大夫專執何伯討也公羊傳仲幾之罪何與  
之伯討也大夫專執何伯討也公羊傳仲幾之罪何與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耶

吾役也杜氏曰欲使三為反是執之則有罪矣

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薛也以王事討有罪

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同寇



邦典有六邦法有  
八皆象掌取掌  
而大司寇取承以  
行者之云 集解

汪氏曰周禮司隸乃九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  
大司寇之獄訟斷反亂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  
卿大夫之獄訟斷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  
不告諸同愆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  
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前履霜之漸執而書  
其地汪氏曰春秋書地三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  
亂想矣孫氏曰春秋會城之義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大夫  
子命執仲幾于天子之側則甚矣故曰晉人執也  
師疾之執也高郵孫氏曰諸國之大夫相率而討不請  
當也然而在尊者也  
命則歸于王可也諸侯請命而後治之猶以不請  
可其在尊者之側既請命又不自治之其無王甚  
矣傳云會城為周師所尊仲幾是執之正晉大夫無  
左傳云會城為周師所尊仲幾是執之正晉大夫無  
曰成周而師不稱京師所以見周室下同於列  
之罪也城成周不稱京師所以見周室下同於列

國無自尊之實也此於小國失常尊之意蓋有在地非  
以誅晉人視周室也此於小國失常尊之意蓋有在地非  
兩地而或曰成周或曰於京師聖人之意蓋有在地非  
○啖氏曰前年冬十月侯之成大周左氏云會于此  
此一年正月又言合諸侯以之大夫于秋泉重  
也有歸于京師四用周正以誤也臨川吳氏曰左  
傳有見其歸于京師四用周正以誤也臨川吳氏曰左  
不以其歸于京師四用周正以誤也臨川吳氏曰左  
則以不歸于京師四用周正以誤也臨川吳氏曰左  
側而歸于京師四用周正以誤也臨川吳氏曰左  
氏是矣公羊以王吏故春秋言不與大夫專執人於  
為伯討則非左氏為大仲幾不得專執則以伯討穀  
執以歸晉復歸諸京師則恐非事實矣揚士勛曰為  
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則恐非事實矣揚士勛曰為  
此晉自治之效是也

#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有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于亟







翼室路寢旁  
左右翼室也

祭

且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  
呂伋以二千戈虎賁奔百人逆王世子釗音昭于南  
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音氏曰成王方  
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逆太子釗入自端門延  
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  
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  
子宋自壞墮徒曰先人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  
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禮記檀弓  
兩楹之間注兩楹之間南面故定之即位不可不  
向明人君聽治正坐之間處故定之即位不可不  
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  
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憲英曰太子代君主  
宗廟社稷者也不代君不可以懼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  
戚主國不可以懼宜戚宜懼懼

伺音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  
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  
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鑒耳張  
如親逐其君既薨告立乃欲辯區區之禮文而  
立不正至於喪歸告立乃欲辯區區之禮文而  
春秋詳書以見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乎  
尚何禮之足盡傷心之擅國定公不夫而進退舉措  
不可一日無君昭公薨至謂為本既鑿者也高氏曰國  
也故禮以謹之季氏既薨至謂為本既鑿者也高氏曰國  
君喪禮以謹之季氏既薨至謂為本既鑿者也高氏曰國  
所處非受之先若利昭公喪至謂為本既鑿者也高氏曰國  
即位正也今復討意如之罪家氏曰定公之立不意如  
書即位正也今復討意如之罪家氏曰定公之立不意如  
而夫然後之也定公為盡今也執子之受位於賊臣曾不  
曰光君有嫡子在我不當立懼然自以為已之曾不



當得是與寡何遠哉春秋書即位從桓宣之例夫  
豈與之亦以誅幸於禍而忘其讎誅於利而忘其  
受之而內無所承上於不稟命亦如其意而書即  
辱故雖自詞之罪比於文成公穀昭哀而無君者  
以著其嫌同謂○廬陵李氏曰公穀昭哀而無君  
惡不嫌即位者謂諸侯五日而殯今穀昭哀而無  
然後康王須殯而後即位五日而殯今穀昭哀而無  
治引康王須殯而後即位五日而殯今穀昭哀而無  
非告廟臨位也群入翼室之事則此乃極前之定  
臣之即廟臨位也群入翼室之事則此乃極前之定

#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季孫使役如關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  
事孫問於離之使役如關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  
季孫問於離之使役如關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  
生弗能事死榮駕鸞曰吾欲為也將為之孫知也  
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始以之喪歸也  
諸墓高氏曰昭公薨半載餘始以之喪歸也  
遷葬見魯之隆君父之恩恩蓋忠愛之義至於此  
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恩蓋忠愛之義至於此

書法然昭公書葬罪魯不以其臣下者廬陵  
李氏曰昭公書葬罪魯不以其臣下者廬陵

#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  
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  
窮人力不盡則無及矣是年不艾也何謂其時窮  
人者盡也求者請也請道也去也人重請何重乎請  
求者盡也求者請也請道也去也人重請何重乎請  
為重者諫也請道也去也人重請何重乎請  
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神人所以為也  
可詒託而往也親帥諸大夫道之而神人所以為也  
年之喪而往也親帥諸大夫道之而神人所以為也  
公穀言月雩正秋雩之禮見三桓是以無上之辭  
未竭言月雩正秋雩之禮見三桓是以無上之辭  
雖何未可雩按雩者大雩也非正也毛澤盡人力  
月為何未可雩按雩者大雩也非正也毛澤盡人力



禮記  
卷之六  
見成六年

# 立場宮

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場公九月立場宮公羊  
傳場宮者何場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  
場宮非禮也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

場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

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也喪事即遠有

立久祧之宮聖人特書必有曾謂場公而踰祀典以

之嘆乎番陽萬氏曰場公考之在魯也魯之弟放

繼兄而立蓋始乎此昭公為而立公行則國固為適大

子及孫舍適嗣又黜公為而立公行則國固為適大

矣季孫恐人適嗣已於而立公為而立公行則國固為適大

以弟而繼昭公則亦場公之一及之而所自始公若昭公之弟

公衍昭公為而立公行則國固為適大

制爾汪氏曰季孫行父立武宮已為非禮則場公

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毀已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

## 冬十月隕霜殺菽

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數而猶欲誦事場  
宮以徵福吾知場公棄其不享其祭也

附錄左傳周筆簡公棄其人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災殺也曷為以異書異大

乎災也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  
輕其曰菽

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建酉氏曰

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

舉殺豆則殺草可知之應於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

刑罰不中反步仲之應於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

不可殺菽定出在臣下之象何氏曰八月微陽用事未  
當早殺誅季氏蘇氏曰於其害也高氏曰菽草之難殺

集解云菽重草  
輕傳三年隕  
霜不殺草舉  
輕也殺豆則菽  
草可知不殺亦  
可知矣  
周十月夏之  
月也







後嫁見而書又云曷不言雉門尖及兩觀其意以下  
新序作雉門亦常理爾穀梁云非也雉門尖及兩觀始不可序下災不  
可序何休云雉門兩觀之春秋皆書而郊禘皆不  
氏曰雉門今考延廡南門觀之蓋在春秋之類  
猶則不雉門兩觀者即雉門之類也  
譚謂新雉門南門者即雉門之類也  
公穀或于雉門南門者即雉門之類也  
先也春秋雉門南門者即雉門之類也  
之若此說非大槩及宮太不宮二廟獨分明故先言雉門兩觀  
此何不言及則嫌于雉門之宮二廟獨分明故先言雉門兩觀  
疑

# 秋楚人伐吳

左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  
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  
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  
敗之逐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囊瓦許氏曰自襄三  
年書楚伐吳終于人之楚則楚力竭矣于是吳入  
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于越市入吳于是吳

象魏之門

雉門即兩觀之門

集解云象魏天子懸象之法于此使方民觀之者故鄭氏云  
何休曰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為其主觀為其飾

李將後

## 附錄

左傳鄆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  
出闔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傳其不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  
幾何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觀之何也雉不正  
也于美猶可也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

周禮縣治象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  
之法于象魏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  
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



後據見而書又云局不言雉門尖及兩觀其意以下  
新序上亦常理爾穀梁云天子自兩觀始亦非序下  
氏曰何休云雉門兩觀之春秋之類而郊禘皆不  
可曰雉門今考延廡南門觀之在春秋之類而郊禘皆不  
譚則雉門兩觀之即雉門在春秋之類而郊禘皆不  
所謂新雉門兩觀之即雉門在春秋之類而郊禘皆不  
公穀或于僖宮拒及宮太不言及之類而郊禘皆不  
先也春秋不僖宮拒及宮太不言及之類而郊禘皆不  
之若此說非大以微拒及宮太不言及之類而郊禘皆不  
此何不言及則嫌于雉門之宮二廟獨尖耳文法合如  
疑

# 秋楚人伐吳

左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  
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葉飛伐吳師于豫章吳人  
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楚子繁襄陵許氏曰自襄三  
敗之逐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襄陵許氏曰自襄三  
年書楚伐吳終于人之則楚力竭矣于吳于是吳入  
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于越而入吳于是吳入

吳楚介在荒蠻夷相攻不可殫錄故剛取其要如  
以無功書伐而不書楚伐者積其陵暴首兵之盧陵李  
于禍敗失國也陳氏曰此囊瓦也敗人之盧陵李  
曰經書楚伐  
吳七止此

附錄 左傳 鄒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  
出 闔乞 尙馬 奪之 杖以 敲之

#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傳其不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  
幾何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觀之何也雖不正  
也于美  
猶可也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  
周禮縣治象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  
之法于象魏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  
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



脩泮宮復閔宮  
見詩魯頌  
新作南門在僖  
三十年

僭君  
如猷羽郊  
禘大  
雩之類  
集解

禮記明堂位注天子五門庫門雉門制似天子庫門雉門雉門制似天子應門謂制  
路庫門制似天子雉門制似天子應門謂制雉  
度高大如天子雉公嘗脩泮宮復閔宮非不用民  
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  
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  
非諸侯之制明矣何氏曰御廩桓宮僖宮西宮新  
葺獨雉門兩觀僭王者法度天災示變宜有所夫  
葺而復大其規模故經云新作以見非正也  
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  
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葺其僭  
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  
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費其主矣故特書新  
作以譏之也孫氏曰公不知僭之惡也書新作  
而大之也劉氏曰魯用王禮是以其

子家駒以設兩觀公羊昭公嘗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矣吾欲執之  
如何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  
觀乘大輅朱千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曷按君欲臣而  
曰執者見季氏之強集解

也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諸侯所以高泣其  
民者一朝化為煇變亦駭矣少又從而新穀有  
加於其舊是謂天變為不足畏也於美猶曰穀  
云雉門先尊者親之何也雖不足畏也於美猶曰  
也雉門先尊者親之何也雖不足畏也於美猶曰  
魯人脩舊理當先門者出入處也觀者門節也  
各順其序而書之耳廬者入處也觀者門節也  
胡氏曰言新有故也耳廬者入處也觀者門節也  
觀其高大過常故曰不能始此以饒災而復為之  
制無損故曰不能始此以饒災而復為之  
故曰新南門雉門者五門之外別有一門也  
其說亦是雉門者五門之外別有一門也  
南門者五門之外別有一門也

春秋大全

三十四卷







甲 敬王十三年 晉定五年 齊景四十一 衛靈

曹隱三 陳惠三十三 杞悼十一 宋 鄭 獻七

春王正月公如晉定至河乃復

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而於晉故危而月之

二月公殺作三月

二月辛卯邾子貜卒

左傳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迂閣以瓶水自投于牀見之怒閻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莊公辨急而好繁故及是汪氏曰莊公也在位三

三年子益嗣是為隱公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附錄 左傳秋七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援公作技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枝

左傳冬盟于邾脩邾好也高氏曰邾子居喪而禮與魯大夫盟其微弱可知薛氏曰魯大天而盟諸侯邦喪未期而為盟會交失之也襄陵許氏曰昭公時侵祥之輕會也猶未爾也汪氏曰魯以大夫而盟昭君素君臣之分也邾隱公父喪總九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哀二年取鄆而二大夫脅勢以盟其卿及邾子盟句釋既奪其地而二大夫脅勢以盟其







一裘一馬見前  
年左傳

按左氏傳反林書伐而經書復楚者楚為無道憲

陵諸夏為于偽一裘一馬拘唐祭二君三年而後

遣祭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

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蕭明其罪恭行天討

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編矣汪氏曰據

常請命于周未有荀寅者求貨於祭侯弗得遂辭

祭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音書曰復楚陋也

也杜氏曰入楚境故書侵孫氏曰蔡人病楚使告

召陵之功歸于強吳張氏曰書不能救蔡伐楚也故書

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侯之故書

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自此微

矣劉氏曰楚之不義甚矣晉以霸主之勢患王命

之重而不能討顧使吳乘其釁中國不振旅功

而獨遠矣不亦病乎高氏曰入春秋來蔡人首

中而請伐楚晉為盟主大合諸侯十八國之患而

侯而使大夫臨之可謂盛矣乃失諸侯中國之患而

吳子以一大國之師敗之晉是以王氏箋義曰楚為

道晉率諸侯為蔡伐楚正也反以王氏箋義曰楚為

經以無名譏之襄陵許氏曰梁丘據說編幣而止昭故

公不復囊瓦志於佩裘沮召陵之謀故王所以於橫行時昭

而肅流於衰世求貨沮召陵之謀故王所以於橫行時

於上國也永嘉呂氏曰召陵之謀故王所以於橫行時

皆與於會則病楚而歸晉自平立以楚者也伯而

會諸侯者二病楚而歸晉自平立以楚者也伯而

公者諸侯之望楚而歸晉自平立以楚者也伯而

春秋左傳



鄙晉定之無能為也蓋奉辭伐罪因循無以然後  
其為伐師雖衆義雖直而返繞因循無以然後  
人師入郢成壞夷之不足言功春故書秋貴之昭侯乃  
以吳師之明於復讐之義上及拍為春秋所與是侯  
太子之宋公知之次諸侯至平立而止召陵之戰書  
序曰晉者知栢舉之為褒則知召陵之戰書與是侯  
吳子曰晉之合諸侯于周而楚納于朝於是合十有  
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于朝於是合十有也  
入國師伐楚雖五伯於此朝於是合十有也  
蓋深悲而能合諸侯盛於五伯於此朝於是合十有也  
四年三地會書法詳見桓十有五年此條陳氏詳見  
佳然直以會為朝則夫子當有美辭又明年說亦  
人從左氏朝于楚不可謂之無功不書侵故胡氏  
止楚為左氏朝于楚不可謂之無功不書侵故胡氏  
幾楚為左氏朝于楚不可謂之無功不書侵故胡氏

#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

姓公作歸姓音生後同

## 嘉歸殺之

公孫氏姓名蔡大夫

左傳沈人不合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沈人不合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項氏曰齊桓先

故小者懷大者畏今此先侵楚而書滅沈罪公孫

後滅沈故曰公孫姓不能正其君之失而書以歸

姓也遂滅沈至以沈子歸殺之其罪極矣書滅罪蔡

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陵氏曰書滅罪蔡

不死于位也言殺奉詞致討而覆腹其邦家為敵

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為故於前無以先

去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

也昭公拘於郢二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

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



無公孫翊之及哉高氏曰沈不與於召陵者與楚

因使蔡遲其忿焉夫蔡屢為楚所滅今而舍蔡一

易矣晉定不能恢弘霸業求所以服楚而保蔡而易

濃不能容而投之歸惡於蔡是重楚人怒蔡而國也

晉爾蔡雖齊桓之世不保其無他國非公毅然棄之

計則夫而有畏焉不可嘉乃復為此舉其昭公毅然棄之

矣哉薛氏曰侵楚無功而僅能加誅於沈也家氏

曰春秋書滅沈於會諸侯辭曰伐楚不能損楚之

也亦責晉也沈子不命諸侯伐之慘矣哉故書滅書

不道乘其未及設守襲而滅之之慘矣哉故書滅書

其罪以正宋以曹伯陽歸祭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

#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

左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善乃使子魚

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猶公曰善乃使子魚

曰臣展四躅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而煩刑書若

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而煩刑書若

出竟官之制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而煩刑書若

乎出竟若嘉好之君以軍行後社稷之常隸也而煩刑書若

公曰行也及嘉好之君以軍行後社稷之常隸也而煩刑書若

弘曰開諸道臯鼫將長蔡於衛侯行旅從臣無事焉

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聞蔡將先衛信乎長弘

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亦定于魚曰長弘

臯鼫由又反臯鼫公作浩鼫

臯鼫由又反臯鼫公作浩鼫

臯鼫由又反臯鼫公作浩鼫

臯鼫由又反臯鼫公作浩鼫

臯鼫由又反臯鼫公作浩鼫

臯鼫由又反臯鼫公作浩鼫

臯鼫由又反臯鼫公作浩鼫

臯鼫由又反臯鼫公作浩鼫

臯鼫由又反臯鼫公作浩鼫

臯鼫由又反臯鼫公作浩鼫

臯鼫由又反臯鼫公作浩鼫



共王職取於相士之東都於會王之東蒐聘季授  
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  
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華姑洗懷姓九宗  
敗官五正命以唐誥而令德故昭夏虛啓以夏政  
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夏虛啓以夏政疆  
成康之伯猶多而於不獲是殺管叔而蔡叔也  
商基下間王其室主於仲是乎殺管叔而蔡叔也  
乘徒七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胡無弟  
考之士見諸王而命之何其使蔡先衛也王曰胡  
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何司寇之穆也曹為伯五  
官豈尚年將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五  
尚成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武之穆也曹為  
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之  
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也捷齊潘宋王臣宮  
在周府何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而辛謀之乃長  
將如之何召陵鄭說也告劉子叔未至而辛謀之  
於盟反自召陵鄭說也告劉子叔未至而辛謀之  
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禮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  
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教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  
無犯非義義梁傳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無謀  
也程子曰公以不獲此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

盟公意也故昔公及杜氏曰召陵會劉子諸侯總  
之也後稱公者會盟異處故也何氏曰再言公者  
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  
諸侯盟故嘉錄之鄭氏為李氏所逐定公初即位  
曰臯鼫鄭地城臯也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主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  
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  
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  
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現侵楚之臯鼫之  
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允舉可矣陸氏曰重  
子不與盟也陳氏曰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  
自是諸侯無會同有特相盟者矣王氏曰首止  
丘之盟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則會盟同地而書  
諸侯柯陵維澤平丘之盟則劉文子單子劉子與  
不書侯柯陵維澤平丘之盟則劉文子單子劉子與  
盟公不與會孟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薄  
宋之盟公不與會孟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



于宋扈之盟公後至則書公會又與於臯鼫之盟則非  
後此也公與于臯鼫如祝柯重立會盟殊地但當書  
曰諸侯盟于臯鼫如祝柯重立會盟殊地但當書  
又書公及有所以著定公及於後會求為此盟而  
也蜀之盟春秋不與楚主盟故書公及此書公將  
亦以著晉之蛇不復能主盟也陸氏曰左氏云蔡  
長蔡于衛祝蛇私于襄弘言踐土之盟衛先於蔡  
按踐土先書蔡盟此傳妄也劉氏曰杜云復稱於公  
者會盟異處非也襄二別出公及耶何休儀盟于  
重丘亦會盟異處矣何亦非也春秋諸侯之盟定  
公得與諸侯盟異處矣何亦非也春秋諸侯之盟定  
常事耳非王道之正也春秋諸侯之盟定  
王官與會不與盟之正也春秋諸侯之盟定  
以爲諸侯總言劉子亦詳胡氏考之於經未見此  
合從陸氏爲是公不及之亦胡氏考之於經未見此  
羊注陸氏說亦佳不及之亦胡氏考之於經未見此  
同矣陳氏說亦佳不及之亦胡氏考之於經未見此

# 杞伯成卒于會

汪氏曰世子乞嗣是為隱公七月其弟過弑隱公  
立是為僖公高氏曰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

# 六月葬陳惠公

高氏曰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蓋君在殯則辭  
會可也雖不得已於晉令而齊亦使國夏來耳

# 許遷于容城

張氏曰容城地闕任公輔以為華容縣亦析之近地  
高氏曰許至是蓋四遷矣王氏曰許四遷皆受楚令  
經悉以自遷為文蓋違害就利而願遷也然不能修  
德固圉而遷徙先常亦何  
益乎聖人詳書以為後鑑

# 秋七月公會于會

襄陵許氏曰不致侵楚譏無功也高氏曰晉以伐楚  
召諸侯許氏曰不致侵楚譏無功也高氏曰晉以伐楚  
楚者公侯以得盟為幸竟不在侵也○廬陵李氏曰致



後事之說已見僖四年至伐楚下此條何休以為得  
意致會故以再言文公侵楚書召陵為詳義兵臯鼫不  
為其信辭又通矣大子既夫子擇其重者而志之者  
及之義不通矣大子既夫子擇其重者而志之者  
鼫為重而致之亦發  
明也張氏說亦發  
卷音權

# 劉卷卒

公羊傳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  
以卒我主之也諸侯也非列士也諸侯也此何以卒也  
也杜氏曰即劉錡趙氏曰何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  
言劉錡卷卒亦錡趙氏曰何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  
諸侯劉錡卷卒亦錡趙氏曰何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  
難有之故則疾之於襄王難曰王卿士不卒而無救於敬  
故特卒之也馬司馬遷於諸國其度幾乎而無救於敬  
難有之故則疾之於襄王難曰王卿士不卒而無救於敬  
故特卒之也馬司馬遷於諸國其度幾乎而無救於敬

# 葬悼公

## 楚人圍蔡

者諸侯之主也所謂天子崩則昭三十二年景王為  
為諸侯之主也所謂天子崩則昭三十二年景王為  
諸侯之主也所謂天子崩則昭三十二年景王為  
正也穀梁謂其篡何哉王曰居諸儒之說謂劉子定  
內難復辟于周有大夫功于王室故知其從赴告云爾  
不書卒而尹氏專權亦書卒故知其從赴告云爾  
凌李氏曰胡氏無傳義同尹氏故知其從赴告云爾  
得春秋意外之  
旨不可不取也

左傳秋楚為沈故圍蔡何氏曰襄瓦稱人者罪重異  
于凡圍也襄陵許氏曰圍蔡不書卿帥師者見其驕  
暴而不自反溢而必決將敗之微是以微之廬陵李  
氏曰圍蔡自襄公七年書楚敗之微是以微之廬陵李  
疾何氏許氏書士鞅圍衛書趙鞅獨此襄瓦將而書人  
之說如此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圍公作圍

襄陵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  
是伐書即與師著威勝不行于強暴而行于寡弱也  
蘇氏曰昭十二年楚威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  
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為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之救  
而于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有棄  
諸侯之罪而蔡無國滅之禍輕重之異也汪氏曰苟  
吳首伐之鮮虞以其挾詐故夷之此非詐襲故稱將  
帥以著其暴耳

葬劉文公

公羊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可以書錄我主也趙氏曰  
劉文公天子歲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性之禮今  
葬以其葬非禮也高氏曰尹氏虎皆不書葬此禮也  
魯為三公而有士為歲內諸侯者亦曰天子三公稱  
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御其  
葬

夫有封為歲內諸侯者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丑  
之類是也然周未歲內諸侯之葬特書以志其潛耳  
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  
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謂劉子本外諸  
而何氏注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之故而謂劉子本  
侯入為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之故而謂劉子本外諸  
從不可

冬十有一月庚午祭侯以吳子及楚人

柏季公作伯言殺作伯舉

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吳始書子書戰左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  
卻死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蔣為吳太宰以謀  
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  
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  
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  
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  
隧直輒寔瓦子濟漢而伐之我後擊之必大敗之



既謀而行或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華也  
可父也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華也  
若司馬毀舟于淮塞城而陳自入是獨克吳而好  
速戰不不然不免乃濟漢而安求其小別也子司  
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小別也子司  
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於一廬曰楚午二帥  
柏舉圖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廬曰楚午二帥  
臣莫有死志先伐其卒必請於廬曰楚午二帥  
弟許大死王曰所謂也義而奔不待命者其此之  
也今曰我死楚師可入也師以行而後大師繼之  
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以稱大敗之五子常擊  
其乘廣死公羊傳亂吳師以稱大敗之五子常擊  
廬闔廬曰大之甚勇父之甚將為之臣與師而復  
伍子胥復曰大之甚勇父之甚將為之臣與師而復  
事父也君之義復父之讐夫與師而復  
公朝于楚有美焉歸之求其昭昭也  
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求其昭昭也  
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  
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  
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而救蔡曰君如憂中  
則若時可矣干是與師而救蔡曰君如憂中

其為可以復讐也何曰父讐不受誅子復讐可也  
誅子復讐也何曰父讐不受誅子復讐可也  
相殉古之貴者也穀梁傳也吳其稱子何也  
之舉其貴者也穀梁傳也吳其稱子何也  
中而攘夷也吳進矣其信則其舉也何也  
勇之甚為楚也吳進矣其信則其舉也何也  
為匹夫與師且事君猶公朝也楚有美焉歸之  
臣弗為也昭公是昭公朝也楚有美焉歸之  
歸求之昭公是昭公朝也楚有美焉歸之  
前子馬楚人非有罪也楚人而救蔡曰君如憂中  
吳列馬楚人非有罪也楚人而救蔡曰君如憂中  
則若此時可矣干是與師而救蔡曰君如憂中  
大也杜氏曰  
柏舉楚地也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盟主  
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上惡不後復  
又與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救也吳能自  
復



如彼其難為前  
寅不淨貨故也

集解

集解  
逢其適 集解云  
適偶然之際謂  
吳正欲伐楚而蔡人  
往請適當其將  
與師之際也

貪以多 謂以  
欲唐蔡來馬之  
類 集解

早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與師救蔡戰于相

果大敗必遇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

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

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亦有請于吳如此

其易以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

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杜氏曰師能左右之

蔡討謀故書蔡侯以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

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穀梁入矣闔閭子字嘉青

晉郤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杜氏曰

偶然也謂適逢其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真國之中

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音與人為善故因從蔡其

特進而書詩孫氏曰吳稱于大救蔡也自是詩

以夷狄憂中國盟王之不振諸侯之不君也陳氏曰

也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

奔特賤而稱久杜氏曰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

離叛國事付之囊瓦難罪賤之家氏曰自楚昭王

罪不又可勝誅矣春秋俱行奉頭鼠竄以爲倫主之計不

臣之敗國而春秋之情見音矣杜氏曰春秋書以

宋以齊蔡衛陳伐鄭以中國而而陵中國也傷二

六年以齊蔡衛陳伐鄭以中國而而陵中國也傷二

氏曰柏舉為善故蔡侯杜氏曰蔡侯而書之也

敗書名師奔書名與三詳見桓十書此條戰書楚夫人

之輕於任人書法蓋子敗師亡衆前後一轍矣

秋大全

三十四

二











楚獨存之耶汪氏曰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丙午  
 入曹文十五年晉郤缺伐蔡戊申入蔡皆書國而  
 不書地獨此年不書吳入楚而申之文而誤也左  
 傳于之是後昭五年楚滅胡亦稱吳之入楚也  
 曰入郢當從公穀作入楚于義頗通廬陵李氏曰  
 此條吳之說公穀胡氏皆同獨杜氏以爲史累  
 文者非也書之說左氏胡氏同陳氏易得之公穀  
 作入楚者非也書之說左氏胡氏同陳氏易得之公穀  
 曰楚無人也非也書之說左氏胡氏同陳氏易得之公穀  
 入其國都無人可至矣故楚國而夾辰之子嬰齊伐以  
 入鞏同穀梁精矣至存楚之法與公辰之子嬰齊伐以  
 滅楚何得書滅乎

丙申五年  
 敬王十三年  
 晉定七年  
 齊景十四年  
 衛靈公十四年  
 曹公十四年

靖公露元年  
 陳懷公柳元年  
 杞僖公過元年

宋景十二年  
 秦哀公二十二年  
 楚昭十一年  
 吳闔閭十一年

廬

# 春王三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公作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人

## 夏歸粟于蔡

左傳以周啜於無資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  
 不言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曷爲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曷爲  
 之者專辭也義通也杜氏曰蔡爲楚所圍飢也  
 之粟范氏曰此邇也杜氏曰蔡爲楚所圍飢也  
 曰二傳皆稱曰此邇也杜氏曰蔡爲楚所圍飢也  
 人所以困則環視而歸粟不能救災吳既破而不序何也  
 然後相率而歸粟不序諸侯見其歸粟于王常事也昭二  
 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歸粟于王常事也昭二  
 五年輸王粟不書以諸侯歸粟于王常事也昭二  
 年會澶淵謀更宋之所喪也此年歸粟于王常事也昭二  
 以宋災歸財非所當之急也此年歸粟于王常事也昭二  
 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急也此年歸粟于王常事也昭二



與城楚立戊陳同義或以為諸侯歸粟合先王之制  
而春秋書歸以美之過矣○廬陵李氏曰此條為春秋  
特筆所以罪中國之忘大義而事小惠公穀之者甚  
精左氏得其事實而不知聖人之意也

# 於越入吳

左傳越入吳吳在越也公羊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  
越者未嘗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言也春秋即其所以稱  
於越聲也范氏曰於越中國故以本俗自通劉氏曰  
越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也稱之者陳氏曰向於  
越者其自稱者也越復從其舊號也吳楚爭而後越  
入吳昭五年常壽過始見於吳之伐楚有安中又敗  
馬一越乃乘其入吳卒罷散掩入其國至十四年又  
夫闔廬爭入吳郢之利而於越復讐者是以晉子惡  
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愛有所忘矣王氏曰  
秋相攻俱不以中國之號日之蓋交誼之汪氏曰

家周書王會篇有東越於越則於越或當時之於越  
○廬陵李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楚者中國稱見哀十三年  
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楚者中國稱見哀十三年  
之經文入吳敗吳皆越人也楚者中國稱見哀十三年  
吳來告也故止  
書越劉說為合

#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六月季孫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  
將以與潘歛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王陽虎欲逐之  
吉公山不弔不粗曰彼為君也子何怒焉既葬桓子  
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  
季懷仲梁懷弗敢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子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

惡及視罪與鞏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

曰因事之變以明意如何以書卒見音定公不討

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



季氏苟有叔孫媾之見不賞私勞昭公五年傳致辟  
 解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  
 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  
 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反林亦則未

知已之有罪焉爾劉氏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

則不得以意如逐昭公也春秋固有不待君也

而叔仲惠伯之蔽惡也未形春秋固有不待君也

而罪惡見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

卒也而絕之則其著不亦彌信乎而春秋未足

以謂定不書正月其適足見復明之意如乃不

以見其受國於季氏故於之是復明之意如乃不

夫也使其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意如乃不

利而忘致季氏之誅則意如忘其讐謂意如乃不

以深亦宜乎蜀杜氏曰春秋桓公之年書公于

#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公也於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以疾定公也

## 附錄

左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師車五

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獲

遠射於栢舉其子蒲奔唐九月夫槩西師於軍

以與秋七月戰而敗奔楚為堂路氏吳師自立也

滄秦師又敗吳師為堂路氏吳師自立也

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將焚之期于西曰

又戰者若敗又知也于公晉之谿吳師大焚之期于西曰

歸囚闔與罷闔戰于公晉之谿吳師大焚之期于西曰



聞卒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  
和不可遠征也吳王欲殺之於必亂有亂則不  
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白藍尹壹思舊  
不與王舟及寧王曰善使復其西曰子常唯思  
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西曰子常唯思  
賞闕辛王孫由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小  
賈宋木闕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小  
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其又為諸遂也鍾建王將  
何求且吾所為樂尹王遠也鍾建王將嫁季  
季羊辭曰吾所為樂尹王遠也鍾建王將嫁季  
妻鍾建以所為樂尹王遠也鍾建王將嫁季  
保復命于西問高厚對曰固辭不能受其使  
不復命于西問高厚對曰固辭不能受其使  
各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受其使  
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使余亦  
能也

#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 晉士鞅圍鮮虞報規虎之役也襄陵許氏曰晉

以土地之故縱兵橫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  
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丁 六年 敬王十一年 晉定八年 齊景四十四 衛靈  
曹 靖二 陳懷二 杞僖二 宋景三十 鄭獻十

秦哀三十 楚昭十二 吳闔廬十

#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

連公作趙後同

# 斯歸

左傳 春鄭滅許因楚敗也高氏曰許恃楚以固其國  
至于四遷鄭游速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禁雖  
不能保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張氏曰  
許自隱十一年齊魯鄭之入大抵因於與鄭為鄰至  
成十五年鄭而遷葉昭九年遷夷十一年遷鄭折定  
四年又自折遷容城以依楚不三年楚困於吳鄭遂  
滅之然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大岳之



後其亡一見害於鄭其存一待於楚不過百年韓遂  
 滅鄭亦有由矣汪氏曰其存一待於楚不過百年韓遂  
 以人臣而專兵滅國乎前此晉荀吳嘗滅陸渾之戎  
 然以中國而滅夷狄則罪無外矣命則攘事無專命今游孫因楚而  
 矣然受許無晉而伐之非攘事外矣夫以之內師是弱晉而  
 與兵此許無國君臣之罪也若夫以之內師是弱晉而  
 楚耳此許無國君臣之罪也若夫以之內師是弱晉而  
 許男均此許無國君臣之罪也若夫以之內師是弱晉而  
 十一年鄭有罪馬廬陵李氏曰此鄭夫以之內師是弱晉而  
 年齊不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許以自定六  
 之晉楚不能屈節於鄭而甘心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  
 則世變亦可感也夫以終而甘心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

二月公侵鄭

左傳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  
 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  
 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之難君將以文輦而  
 如公曰九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輦而  
 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鞏荀憂之將以納之難君將以文輦而  
 子與仁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納之難君將以文輦而

公室有侵鄭

之所謂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亦  
 乎唯周康叔之罪以斃之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  
 氏曰召陵之盟口血未乾而鄭保囊瓦城許故晉命  
 公與師而討之是時季孫而鄭初嗣卿位陪臣陽虎親  
 帥師以討鄭之黨亂人固有不書王室之義然不能  
 眾致武僅為潛師以掠竟故不書伐而書之實矣况孫  
 獻俘于晉則實迫於霸令而不屬公也廬陵李氏曰自  
 時陪臣執國命實迫於霸令而不屬公也廬陵李氏曰自  
 公下八年書公伐齊把一圍成皆書公則桓侯微之  
 而後一八年書公伐齊把一圍成皆書公則桓侯微之  
 徵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倍臣書公則桓侯微之  
 離之專故非公室能張實以倍臣書公則桓侯微之  
 徒豐於勇未叛故以鄭師當是時晉公伯已失諸侯  
 名行師而勇未叛故以鄭師當是時晉公伯已失諸侯  
 一書法不輔伯之非其道也此春秋皆書侵而志其無  
 伐周之國何不然奉伯之非其道也此春秋皆書侵而志其無



高氏曰公內有強臣不能討乃為晉討鄭內使衛侯  
危之直也張氏曰陽虎專政欲激寡于鄰國使衛侯  
不聽危公叔致之言  
魯師危矣故致之

#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知晉

左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倅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  
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晉所不以為中軍  
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育於晉使其人鞅何司  
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魯人曰寡君有官將使其鞅  
馬者有謂簡子曰魯人曰寡君有官將使其鞅何司  
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馬劉氏孟孫知其鞅何司  
而執國命欲為之請以取入馬劉氏孟孫知其鞅何司  
盜寶玉大弓以逃春秋室以自封也三世矣陽虎陪臣  
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進則止退則  
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方復為之請於霸王之國此則  
亡國之禍故錄之必自其禍之起也蓋使陽虎之言專  
將命之兼他事豈可每事一禍之起也蓋使陽虎之言專  
為陽虎所制也嗚呼然爾微諸侯諸侯微之春秋書夫  
大夫微陪臣脅理勢然爾微諸侯諸侯微之春秋書夫

御並使胡氏文公十八年公孫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  
何忌問者見事情也此獨無所起乎蓋使陽虎之言專  
使乃仲遂邪謀之所起也此獨無所起乎蓋使陽虎之言專  
推之為讀矣夫不可不察也左氏記范獻子之言曰專  
魯人患陽虎矣夫不可不察也左氏記范獻子之言曰專  
為其所使猶為國有人矣故特書以見春秋命三子之  
不備禮二子使為國有人矣故特書以見春秋命三子之  
未為知聖人之不備書此矣故特書以見春秋命三子之

## 附錄

左傳四月己丑吳夫七人終累收楚舟師獲潘  
期于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周  
矣于率王于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  
是乎翻率王于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  
周且伐馮晉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  
胥靡城馮晉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

#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



使不往晉其滅矣樂祁告具宰陳寅曰必使子  
往也立後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君子之言必往陳寅  
曰也見溷而行吾室亦不亡唯飲之酒于縣上獻  
六也于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而飲之今子主趙氏  
納馬于以揚插賈禍弗可為也范氏今子主趙氏  
得志于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已然子死晉國子  
杜氏曰稱飲酒不敬二君不侯曰以不討也乃親  
人非其罪飲酒不敬二君不侯曰以不討也乃親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聘于晉主趙簡子飲於  
以酒馬獻楊楮食允六士范趙方惡如字又其  
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古禍也范獻  
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疏吏而  
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  
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馬則弗執

# 冬城中城

乏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  
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通鑑索隱曰家人居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張氏曰諸侯唯宋事晉俱討  
來而大夫潰貨賄爭權利卒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  
志晉人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廬陵李氏曰經  
始亦宋叛六詳見襄十一年此為晉三卿內叛之  
伯之始也

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范氏曰  
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通鑑索隱曰家人居  
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范氏曰  
自固也杜氏曰公懼而晉侵鄭故懼而城之  
外有齊鄭之所怨故懼而城之  
公室無民定公豈能齊役衆而修城以備外患哉蓋陽  
城去三家故託於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公羊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哉二名一  
名非禮也杜氏曰鄆自昭二十五年齊故圍之何忌不言二  
文高氏曰鄆自昭二十五年齊故圍之何忌不言二  
十年鄆遺遠貳於齊至是二年齊侯取之昭公何  
虎欲傾季氏以謀於齊也季仲圍而曰陽虎者虎專  
氏季氏專魯也仲何為哉家氏曰齊之取鄆固非而  
二子之圍亦非也仲何為哉家氏曰齊之取鄆固非而  
先君失守宗祧君取鄆以請之執事以實受君賜之  
還矣寡君欲復舊疆敢以請之執事以實受君賜之  
將歸之君不應遠用師也○劉氏曰公羊云仲孫自是  
交兵蓋始於此役也○劉氏曰公羊云仲孫自是  
名意謂二名難諱也古者君之名不諱其父之名不  
不諱其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諱也仲孫自是連二  
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諱也仲孫自是連二  
二名見其手盧陵李氏曰何忌不言何杜氏不能諱其  
羊名見其手盧陵李氏曰何忌不言何杜氏不能諱其  
無居

附錄左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  
杜社謂于五父之衢○冬十二月天王處于

姑適辟脩  
之亂也

戊敬王十七年七年晉定九年齊景十四年五  
鄭獻十

一曹靖三陳懷三杞僖三宋景十四  
秦哀三十四楚昭十三吳闔廬十二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二月周詹翮入于儀栗以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諸侯始復特盟左傳齊鄭盟于鹹散會于衛杜氏曰



誠衛地襄陵許氏曰齊鄭之盟叛晉也  
散離盟始復志以來未之有也於國無再見諸侯陳兵曰諸侯  
相盟自齊桓志以齊諸侯之合也于誠志是諸侯之散也  
矣是故右門志齊諸侯之合也于誠志是諸侯之散也  
氏曰難出居姑舊景公圖霸不能伸勤王也是義乃從我非  
翻之盟于誠服豈能小大之衛盟于沙皆強人義乃從我非  
心悅而誠服豈能小大之衛盟于沙皆強人義乃從我非  
以曰此為齊景公圖復伯然不期而實至乎廬修季  
糾合有盟沙盟曲復會安雨盟黃會牽會兆皆齊鄭  
隱公初年對者

#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穀梁傳以重辭也衛人重比宮結杜氏曰稱行非  
使梁之罪劉氏曰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稱行非  
外歸之諸侯欺其群臣以衛之罪無良又甚馬氏  
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罪無良又甚馬氏  
之孟孫曰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罪無良又甚馬氏  
曰齊侯誦人而諸書執結以侵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代  
豈圖霸之頃乎書執結以侵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代

宋書法正同聖人之意見矣○劉氏曰執其使使  
國文加以乃其理然豈為重乎穀梁之說非也

# 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  
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元城縣東南有沙亭襄陵許  
結曰齊晉也瑣即沙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襄陵許  
氏曰齊晉也瑣即沙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襄陵許  
而與齊其君以盟而景不望也臨之川吳氏曰執其  
使侵其國以求盟焉始自此盟也何有於信哉廬陵李  
氏曰此齊衛以盟而景不望也臨之川吳氏曰執其  
渠陳至哀元而伐晉始自此盟也何有於信哉廬陵李  
越事之禍未至於中夏則桓公之功獨不圖晉乎柰何  
尊日王之室輯寧中夏則桓公之功獨不圖晉乎柰何  
言無靈公會之無道也又曰齊景公禍心以圖晉乎柰何  
民不削而二君之罪見矣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飲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我陽虎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御孟懿子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高氏曰齊叛晉與鄭盟故唯魯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襄陵許氏曰東鄭諸侯以懷諸侯而欲齊力征之景公乘晉之衰不知時德之務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冢氏曰昭公流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如是五六卒不能為之出偏師向魯而魯不與之罪今乃失其所為方伯之於魯當為而魯不與之盟而書伐夏失其所以為伯之於魯當為而魯不與之則以晉伯之伐我後也四國夏兩伐晉救無功於是而平矣

春秋九月大雩

定公二

秋而兩大雩僭瀆之甚也汪氏曰左氏以之逆陪臣之橫其致一也傲而有二王之編世卿故比事書之以為後鑑

○冬十月

附錄

左傳冬十一月戊午軍于王城館于公族黨

氏而後朝秦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











王氏曰自魯公立五年其弟通弒之代立凡立四年是為隱公  
隱公立四年其弟露又弒之代立凡立四年卒于陽

#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高氏曰以公不與鹹  
少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昭公之孫也吞雖不克  
納而有存之矣定公即位未嘗修好於齊故齊比  
年伐我而我亦再侵齊觀春秋書齊伐公侵則其曲  
直可見矣襄陵許氏曰春秋書內伐十宣以後七  
宣以後七宣以後六伐我而二少被宣以後七宣  
宣魯自中世衰矣而敬與齊構怨以侵易伐其能  
乎

# 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救不書齊師是始尚羔  
已去瓦衛地東鄰燕縣東北有瓦亭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

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

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注氏曰莊八

請伐齊師公曰不可九年戰乾時公喪我故柴林

路則皆公親帥師而經皆止書師不書公故柴林

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

士鞅注氏曰僖二年荀林父城路亦書晉師於以

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

式智於雍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

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陳氏曰

士鞅曰會晉師重師也鞍之戰公會晉師于上  
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禽鄭自師逆公三家  
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也勿諱可也劉氏曰晉  
人



與師救魯春秋不以救書何哉夫所謂救者亦甚大  
義以極人之心惟是也魯昭公而君之今齊師之未  
矣非危之急之會而計也故春秋不與之此與齊爭  
初而非危之急之會而計也故春秋不與之此與齊爭  
霸而此非趙魯之師也社不計也故春秋不與之此與齊爭  
夫曰此趙魯之師也社不計也故春秋不與之此與齊爭

# 公至自莒

高氏曰不以會至者公非出會也汪氏曰此亦特相  
會性未稱地之例廬陵李氏曰會師之義與前說胡氏於集  
林全主相公羊而此條又春秋之旨不以公會大夫特  
二義互相發明也  
師之為重耳

##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請執牛耳誰敢  
衛君若吾温原也馬得視諸侯盟將也  
曰衛君若吾温原也馬得視諸侯盟將也  
及其不衛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大寡夫王孫賈使其次于郊大寡夫問故寡人天晉語而  
禍豈君之辱社稷其公曰又寡夫問故寡人天晉語而  
與大夫之過也質大曰又寡夫問故寡人天晉語而  
之工商未嘗負為質大曰又寡夫問故寡人天晉語而  
誰將之未嘗負為質大曰又寡夫問故寡人天晉語而  
皆將之未嘗負為質大曰又寡夫問故寡人天晉語而  
然則如我病何如矣皆朝國之我猶問焉曰若衛大夫國  
改盟弗許秋晉而後會成桓公之盟圍衛與報晉人請  
也遂侵衛許秋晉而後會成桓公之盟圍衛與報晉人請  
沙齊之盟與國皆為不齊而與齊之盟圍衛與報晉人請  
絕許氏之盟與國皆為不齊而與齊之盟圍衛與報晉人請  
陵許氏之盟與國皆為不齊而與齊之盟圍衛與報晉人請  
晉不許氏之盟與國皆為不齊而與齊之盟圍衛與報晉人請  
有陳氏之盟與國皆為不齊而與齊之盟圍衛與報晉人請  
始叛晉取朝歌去晉鄭始衛迭叛晉於侵鄭衛又明年齊



年及齊平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  
伐盟主則書伐衛而晉書伐晉於晉之始討與國則書之甚鄭  
然成二年楚師伐鄭而晉書侵於晉知武子以者十五年楚師侵  
陳遂不書蔡亦不書也必若鄭從晉也晉以者十五年楚師侵  
而後書焉以著諸侯之不復鄭皆晉也廬陵李師而曰晉之  
自召陵之後苟有諸侯於諸侯皆晉也廬陵李師而曰晉之  
衛衰七年魏師掠境欵蓋不趙鞅以侵齊十年春秋多鄭  
之師也無名

### 葬曹靖公

### 九月葬陳懷公

###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高氏曰以其為晉興師出  
書無名注川吳氏曰曹六年於衛無可聲之罪故其師出  
斯何忌兄弟之非出已意而迫於霸國之威故春秋  
皆書之

###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沃

注氏曰結叛晉曲沃衛地高氏曰去年公侵鄭今年  
二知此盟皆為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一君  
以固其謀

### 從祀先公

左傳季寤公組極公山不紐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  
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更季氏以於魯故五氏因叔  
氏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於魯故五氏因叔  
公已更孟氏冬十月何順祀也文公而祈焉辛卯禘更叔孫  
羊傳孟氏祀者何順祀也文公而祈焉辛卯禘更叔孫







# 盜竊寶玉大弓

至左傳王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於  
 曰成宰公欽處父曰然孟孫曰圃而殺之戒都車曰於  
 孫以弗聞處父曰然孟孫曰圃而殺之戒都車曰於  
 夾之以陽越殿將期如蒲圃桓桓於虞而先為政皆魯  
 氏之良也爾徵死繼無對曰不益於臣命後陽虎為政  
 國服我適孟氏圍人對壯者不益於臣命後陽虎為政  
 能也以孟氏圍人對壯者不益於臣命後陽虎為政  
 往也林楚怒馬及人對壯者不益於臣命後陽虎為政  
 門外門楚怒馬及人對壯者不益於臣命後陽虎為政  
 有自門楚怒馬及人對壯者不益於臣命後陽虎為政  
 公飲處戰于棘下自陽上之與武叔以築者孟闔室於  
 內弗勝又戰于棘下自陽上之與武叔以築者孟闔室於  
 王至大弓以又戰于棘下自陽上之與武叔以築者孟闔室於  
 料至大弓以又戰于棘下自陽上之與武叔以築者孟闔室於  
 嘻子孟孫欽魯人聞于棘下自陽上之與武叔以築者孟闔室於  
 桓子孟孫欽魯人聞于棘下自陽上之與武叔以築者孟闔室於  
 陽虎入孫欽魯人聞于棘下自陽上之與武叔以築者孟闔室於  
 陽虎者局為者也季氏之子欽出陽喜於寢而死孟孫弗追其寶之  
 也

一公設也然不可舉所出於祀盜名不指所禮所者非  
 時妄祀其聖人實書之謂定哀禍亂之變彼言以外所復  
 誅者而聖人也所為謂之定哀禍亂之變彼言以外所復  
 嗚呼千載之下也所為謂之定哀禍亂之變彼言以外所復  
 其私者豈特一陽虎為謂之定哀禍亂之變彼言以外所復  
 從引其說順祀閔高氏二公而惟馮氏○注氏變曰三假傳託  
 定謚疑不已薛氏閔高氏二公而惟馮氏○注氏變曰三假傳託  
 稱謚疑不已薛氏閔高氏二公而惟馮氏○注氏變曰三假傳託  
 公書法不佯祭則三祖廟而用之馮氏○注氏變曰三假傳託  
 非當時之急務然陽虎惡季氏以微論其意三君或謂公與  
 猶待孔子為司寇而陽虎惡季氏以微論其意三君或謂公與  
 劉原父云陽虎惡季氏以微論其意三君或謂公與  
 而以先哲先正李氏祀以微論其意三君或謂公與  
 以祀來哲先正李氏祀以微論其意三君或謂公與  
 暴明則氏文仲為故位獨氏祀以微論其意三君或謂公與  
 逆之惡也且春秋為政徙胡氏昭公不祀論其意三君或謂公與  
 氏之惡也且春秋為政徙胡氏昭公不祀論其意三君或謂公與  
 閔氏之惡也且春秋為政徙胡氏昭公不祀論其意三君或謂公與  
 以僖昭公直無疑也故書之官廟必舉其謚此則微者虎也  
 以僖昭公直無疑也故書之官廟必舉其謚此則微者虎也



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取寶  
稱盜陪臣也奔齊不勝而取寶  
詐龜陰叛皆以器賤不勝而取寶  
以地分器則能謹守地者其書  
於王也分器則能謹守地者其書  
先王也分器則能謹守地者其書  
也故事也陳氏則諱失寶臣王  
其事故也陳氏則諱失寶臣王  
之禁書也陳氏則諱失寶臣王  
皆不書也陳氏則諱失寶臣王  
至於陪臣極矣盧陵是治魯  
弓象武先君以文德實鎮功  
以爲國之寶鎮功受此謝也  
守其國子孫鎮功受此謝也  
季氏逐昭公孫鎮功受此謝也  
王然昭公孫鎮功受此謝也  
取於昭公孫鎮功受此謝也

惡乎得國寶而與叔孫陽虎專食季氏之銀專魯國陽虎  
拘季孫孟孫與叔孫陽虎專食季氏之銀專魯國陽虎  
月某日出臨南者陽虎專食季氏之銀專魯國陽虎  
時而南曰以季氏之陽虎專食季氏之銀專魯國陽虎  
臨南曰以季氏之陽虎專食季氏之銀專魯國陽虎  
南曰以季氏之陽虎專食季氏之銀專魯國陽虎  
爲右諸陽之下從者車數十不勉子御可於孟陽虎  
堅之陽越下莊取門然而南數十不勉子御可於孟陽虎  
于却皆說于莊或曰然而南數十不勉子御可於孟陽虎  
陽却皆說于莊或曰然而南數十不勉子御可於孟陽虎  
哉趣駕夫孺子息或曰然而南數十不勉子御可於孟陽虎  
走封晉寶者何欽處國而數十不勉子御可於孟陽虎  
者封晉寶者何欽處國而數十不勉子御可於孟陽虎  
非其封晉寶者何欽處國而數十不勉子御可於孟陽虎  
之盜杜氏以與盜人謂陽虎也謂之戎質而龜至青純穀梁傳免波此可反舍而  
孫盜杜氏以與盜人謂陽虎也謂之戎質而龜至青純穀梁傳免波此可反舍而  
而盜得曰盜微賤之謂陽虎也謂之戎質而龜至青純穀梁傳免波此可反舍而  
大不天子竊所賜先君所之爲國器藏之於國山劉氏曰世寶保  
以忘不可失之墜而爲盜所氏言竊者正名也寶用之矣孫世寶保  
濟始封之恭錫不取而氏言竊者正名也寶用之矣孫世寶保

庚子 敬王 十九年 晉定 十一年 齊景 四十七年 鄭獻







解衆也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太弓武王之戒弓范氏曰封

圭戎弓武王周公受賜藏之魯杜氏曰黃羨王名封父

音封父之繁扶元弱也杜氏曰黃羨王名封父

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

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於阮琰反以冉天球夷玉

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蔡氏曰皆先王所寶器物

鳥球也夷常也允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莫不陳

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

之則可以免矣魯去其政陪臣擅獲汪氏曰陪重

侯之臣家臣又為大雖先公分扶問器猶不能守

顧命

而盜得竊諸公寧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

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音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

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美蜀杜氏

能保守國器以致失今得而復書之不正其得之

於盜也直書曰得者盜微者失而復得也孫氏曰不

曰盜歸寶玉大弓者盜與得之同然聖經之大法不

乎是所以謹其盜竊與得之而巳夫先王之寶玉

於伯叔以之國宜世守勿失而定公見竊於陪臣迨

夫陽虎以為無益於近用祗以正國之名而自婦之

有四大封而誥其盜不其至盜此豈不重可憐和意

納莒僕之寶玉易之失此分物之秋杜預謂國之分器

氏云凡獲器用曰得所有故春秋杜預謂國之分器

猶不羞也按綠未出竟而得故但言得乎毅梁云不







謂書伐然義二十三年書齊侯遂伐晉何以不諱乎或  
人伐晉何無霸春秋重絕晉乎廬故不言伐然文元年書衛  
後伐胡氏無傳蓋同前次而後伐罪甚包蔽伐心之  
義也謝氏以為罪其無事而出故書次則又與無名  
妄動之例同矣要之二例皆可通而陳氏說又得聖  
人之微意大抵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力尚強二  
國不過侵尋犯其竟內不致誦言伐之也杜氏尚從告  
之意說或然而聖人亦因其告而書之以示貶齊存晉  
矣

# 秦伯卒冬葬秦來公

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寢不見於春秋則知秦  
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辛敬王二十年  
丑十年  
公勝元年曹陽二陳閔二杞僖十宋景十  
七秦惠公元年楚昭十六吳闔廬十五

# 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然張氏曰及齊平我  
也廬陵李氏曰謝氏云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  
孔子為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  
一國所願故不稱公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  
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  
以德親懷隣國講信脩睦而二國於此齊國能循其  
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此一齊國哉宋楚  
其平起於下故書人齊魯其平起於上故書國此說  
固佳然及及而平恐亦非聖人之意胡氏說見豎平  
下詳見六年

#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穀作類

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夾谷孔丘相率稱言必  
齊侯曰孔丘立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  
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  
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不



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齊好於神為不祥於  
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而齊侯聞之憂不祥於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侯使茲無還揖對曰甲車三百  
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亦使無之齊侯將享公而反  
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而反  
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儀象子何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  
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批禪也批禪君也  
棄禮各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田殺梁傳如  
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即謹龜陰之田殺梁傳如  
會不致何為致也危谷之會孔子則以地致何也為  
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則以地致何也為  
不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相馬兩君  
不盡一命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相好寡人之過也  
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  
退而屬其二大夫曰夫夫秋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  
道二子獨率我而入夷人率其君何為罷會齊人使  
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笑曰君若罪當死使司  
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即謹龜陰之田  
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誰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  
夾谷之會見之矣行氏曰致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  
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地者夾谷而焚惑諸侯者

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  
故致也張氏曰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

夾谷之會孔子相兩相亮反下犂彌言於齊侯曰孔  
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素報而  
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  
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呼報反而齊夷之俘以兵亂  
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  
不干盟兵不偪彼力反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  
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章欲反其臣曰夫火  
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更記孔子出家魯以二三  
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



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謹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音焉劉氏曰使魯多其怨連禍以攻齊為事未必能得其故土也厚其幣帛重其使介繁禮巧辭以請齊為事亦未必能得其故土也萬乘豈有他哉順於理故也爾威重於三軍亦利於而得於逆故齊雖疆以道而逆而奪魯雖弱以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或在道而巳不奪魯雖弱以常以不能却來人之兵朱子曰畢竟齊常欺魯魯他如忽不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亦足尋常欺魯魯趙過忽然被一箇人亦足尋常欺魯魯魯之危甚矣其致危之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致危之也非也兩國會盟致皆以地此常例耳

左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邾邾人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燿及晉圍衛午以徒亡於門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植日啟門亦不以徒亡於門馬步左矣然我往必不植日啟門亦不以徒亡於門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凌作凌成何於是執門乃退人成于衛衛人許晉人遂殺凌成何於是執門乃退人亦謂棄禮必不鈞詩曰晉人殺凌成何於是執門乃退人兵而服也今圍衛許氏曰使晉有徒報齊胡不逆也廬陵李氏曰已矣家氏曰書圍不書伐不與其伐也廬陵李氏曰晉伯主而圍與國者惟宋襄圍曹趙鞅也廬陵李氏曰晉自召陵以力之不足以致人義之不足以致人此役書圍以力之不足以致人義之不足以致人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田上穀有之字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程子曰齊服義而未歸之書來歸始失不書解在哀公八年莊氏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任公曰桓三年蕪杜氏以為魯地濟鄆即昭公時齊取而汶水經濟北至東平須昌入濟鄆即昭公時齊取以居公者至是并以還魯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聞

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

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歸魯田茅堂胡氏曰

言來言歸者彼自來也不言來者請而得之耳注

氏曰自來曰來德來聘來朝之類齊人感夫子之

義而歸侵田此經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

息亮事具左右司馬以從才用至于會所以禮相

見更記孔子世家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

左右司馬以會過之孔初見卻齊俘拒兵車之命

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

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

寡見篇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

義責齊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

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

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

於一息百主異世而同神於王皆安而無所避也

於我皆真而無所忘其也其曰天之將喪下息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音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

文也國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媿之

吳秘曰章  
明也集解



有陳氏曰未有言來歸歸田者言來歸必自外至如  
來歸鄭來歸枋及齊來歸也齊西言取謹關言取  
謹從外來不言取以是為齊人之願則猶齊田也故  
諸侯謂于郭陵矣於是有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  
會也論也故曰如諸侯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不可也  
之論也故曰如諸侯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不可也  
順天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于其  
日取濟西取汶陽書取不任智者所能測也家氏  
歸故書曰取歸濟西歸言非彼自以歸也言歸不  
來歸以書其請之而後得言齊人自以歸也言歸  
陰之歸書齊人未歸言非彼自以歸也言歸不  
得而然也聖人之道化所感謂自歸視其心有道  
然儒者之學果非無實也左氏所載茲無還之對  
言矣○廬陵李氏曰孔子是左氏所載茲無還之對  
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蓋聖人以王道化齊而  
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所謂變化齊而

魯之幾畧見於此謝氏書來者非我求之也  
齊人至魯歸之德之悅服人心久矣參諸  
家當以穀梁及史記謝過之說為正其左氏所載  
夫子請齊歸汶  
陽之語失之

邱音后又下邁反

#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凍曰不可成  
子立之而卒公南使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  
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  
其圍人曰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劔也吾稱子  
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若來則可殺也使如之  
若曰爾欲吳王我子遂殺公若侯犯以殺也郕公  
子圍郕弗克杜氏曰犯以殺公若侯犯以殺也郕公  
公輔曰東平無鹽  
縣東南有郕鄉

#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邱公作費



左傳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  
赤曰印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  
曰臣之業在楊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猶首駟赤謂  
齊以臨民不然將叛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印人爲  
之宣言於印中曰侯侯犯將以印易子齊人將遷印  
與魯死也懼駟赤謂侯侯犯將以印易子齊人將遷印  
偏魯必倍與子地且盡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  
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覲  
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侯侯犯至矣印人大駭介侯  
之門甲以圍侯侯犯赤曰先以叔孫氏之甲每出一  
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每出一門謀  
之群臣俱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每出一門謀免我  
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  
乃致印

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圍郕則  
叛可知矣再書二知帥師圍郕則疆亦可知矣天

叔孫氏家臣

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疆諸侯失道征  
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  
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  
失矣陪臣執國命二世希不失矣朱子曰論語  
并祿去公室二章三家專魯爲自已反至是家臣  
疑皆定公時語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  
顧亦勿施諸人故所惡下鳥故反於上不以使下所  
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二子知傾公室以自張如而  
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實直書深切  
著明矣蜀杜氏曰大夫攻叛邑自夏室秋再圍以  
采子曰春秋之初只是諸侯抗衡後來諸侯總不  
奈何便被大夫專權及大夫稍沒奈何又被陪臣

左傳卷之六十五 襄公二十五年 十一



擅命如唐之藩鎮其初是節度亦未握權後素牙將禮  
目官震侯之屬皆殺了即度亦未握權後素牙將禮  
樂征伐天子桓以一夫而專魯侯曰曾以諸侯  
而替天子桓以一夫而專魯侯曰曾以諸侯  
叔孫皆上行而效也叔孫以不知改過遷善而  
臣我使家行而感化乃使通國之僚屬習為周  
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通國之僚屬習為周  
護之謀誘之出走是教誣偽之不誠何以保  
也失政刑矣談詭欺詐誣偽之不誠何以保  
乎上執此以危其下雖幸勝之不誠何以保  
國之維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

# 宋樂大心出奔曹

高氏曰辭使非大譴而總言乘之罪累上矣王氏曰  
宋公信譎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家  
國之維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  
經亦直書以志其過

地公作池後同

#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傳宋公子地嬖富備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  
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而奪之魋懼而走公  
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拱魋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  
閉門而泣之曰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  
獨也出奔陳公弗止王曰君禮不過出竟君臣不可  
子若地出奔陳公弗止王曰君禮不過出竟君臣不可  
臣若地出奔陳公弗止王曰君禮不過出竟君臣不可  
氏曰經書亦公于地宋公之弟辰也杜氏曰稱公子地  
母弟辰是未嘗直指地為景公之弟也杜氏曰稱公  
吾兄之說遂有指地為景公之弟也杜氏曰稱公  
法何以一則曰公子一則曰弟乎綠三傳皆有母弟  
稱弟之文於是以公之子則曰弟乎綠三傳皆有母弟  
稱弟之說則又難通矣且胡氏亦曰宋公以嬖之弟  
而失二弟何耶故竊疑公之子地以輩行雖為景之弟  
而其非弟也

安亦公作宰

#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張氏曰安甫齊地家氏曰前此齊與鄭衛盟鹹盟沙  
矣今而三國復為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魯受命



於晉而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侯之從而復伯也○  
陵李氏曰謝氏云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

###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若使印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馬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執事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謀勤君賜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致印德叔孫以寡君賜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致印德叔孫以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高氏曰夾谷之會歸我如謹龜陰田侯祀以印奔齊齊人又致印是以叔孫如馬謝

豎字下公毅有宋字驅吉侯反

###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左傳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扶擊也

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辰情辰忿而將大臣出虛請自忿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為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為辰所率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按在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徒回地

怒扶反救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

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

為于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求狂古况吾兄也

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

石彊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雙魋故以失二

弟無親親之思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

奔無尊君之義家氏曰辰於君為同母弟而地則喪

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絕於君兄又率仲佗石彊與之偕行佗彊身為脚左有君不事而與辰俱奔凡











始終也。襄陵許氏曰：夫晉之為晉，自若也。定亦未旬，他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初犂也。廬陵李氏曰：晉其間，則此諸侯皆叛。晉者，蓋春秋之間，魯本始於齊，晉本兩事之也。平齊言叛，晉者，蓋春秋之間，魯本始於齊，晉本兩事之也。此條當與鄭輸平同看。

癸卯 敬王二十二年 十有二年 (晉)定十四 (齊)景五

十一 (鄭)聳三 (曹)陽四 (陳)閔四 (杞)僖八 (宋)景十九 (秦)惠三 (楚)昭十八 (吳)闔廬十七年

### 春薛伯定卒

江氏曰：在位十三年，子比嗣。

### 夏葬薛襄公

高氏曰：春秋書薛卒者三，葬者不日，不月，史文略也。

### 叔孫州仇帥師隨郟

梁傳：隨，猶取也。高郵孫氏曰：墮毀也。是時二担之邑皆為城，以自固，故其家至，因之以叛。於是墮毀之。

陸許規反下同

###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左傳：夏，衛公孟彊伐曹，克却，還滑。羅毀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發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莊氏曰：彊孟繫子豕氏，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彊伐曹者，著中國之無盟主也。

費音秘下同

###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隨費

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郟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



三州三 仇仲孫何 武子季 宿也 孫也 都城知大夫都 邑之城也高 丈長三丈為 一雉

公則仲尼命申句須樂須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  
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傳曷為帥師墮印  
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印帥師墮費曰家不藏甲邑  
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印帥師墮費曰書者善定公  
而者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氏曰書者善定公任大  
聖復古制強國勢也又曰八尺曰板百雉凡二萬尺  
周十里三十三步  
三尺公侯之制也

按在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  
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  
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  
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  
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下同證反都城不過百  
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與防民諸侯猶有叛者  
見坊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

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  
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  
城數反色角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常山劉氏曰  
至屢圍而不克帥師而後墮成強而不服公圍而  
不克有天下而不謹於禮未流之患可勝言哉  
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何氏曰印費叔季所食邑  
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  
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威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  
之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  
而隼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尔而得者必有興滅國  
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為  
同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  
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大... 卷... 三... 三...



而可三年有成采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勢而  
 削弱可復正也又曰他合下只說得去其勢亦桓  
 子桓子便不信之所以高氏曰墮邑被公欽處帥一  
 了桓子便不信之所以高氏曰墮邑被公欽處帥一  
 之費強於印故也陳氏曰墮邑被公欽處帥一  
 者費強於印故也陳氏曰墮邑被公欽處帥一  
 墮其都則以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之大夫不足  
 用為善者是以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之大夫不足  
 所以為善者是以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之大夫不足  
 世之禮律衰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之大夫不足  
 其害已此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夫三桓不  
 聖見於行事至比為無疑也張氏曰毀其枝以  
 為國者所以制此議蓋因私而復強曰毀其枝以  
 也仲由之舉不此議蓋因私而復強曰毀其枝以  
 忠謀使強臣皆順然南以叛侯陪臣不能為固以  
 跋彘而孟孫用之故墮獨不公欽雖定公圍之而  
 孫克也而孟孫用之故墮獨不公欽雖定公圍之而  
 虎而孟孫用之故墮獨不公欽雖定公圍之而  
 徐惑於偽不知之說墮與公欽受女樂而圍之既方  
 徐惑於偽不知之說墮與公欽受女樂而圍之既方

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求嘉廬氏曰三家之城其  
 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勝邑以叛亦豈三家之  
 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天理而言之而  
 魯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孔子順天理而言之而  
 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印墮費者三桓之  
 墮也成邑不墮而至於圍則孟氏之不欲墮也夫  
 三家聞夫子之言而墮者是其天理之萌也夫  
 孟氏聞夫子之言而墮者是其天理之萌也夫  
 天理之萌不足以為勝其不肯墮者是其天理之  
 使聖人得志以行乎魯國則將有不待兵革而自  
 墮者如魯之志以行乎魯國則將有不待兵革而自  
 然後孔子攝相事聖或然也蓋陵李氏曰圍成之  
 齊歸田之攝相事聖或然也蓋陵李氏曰圍成之  
 自邑宰為司然曰孔子行乎魯國則將有不待兵  
 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成得其所為司寇然則  
 是以三個月不違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  
 行之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七月日誅少正卯政  
 朱子曰史傳所載亦多可疑如魯國司徒司馬  
 空之官乃史傳所載亦多可疑如魯國司徒司馬  
 之於傳如威武仲為司寇公鉏出為公馬正想元



別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又曰孟子曰孔子  
於季桓子曰見孔子之相寄由桓子於定公而言曰  
何也朱子曰然孔子之相寄由其機而為之季氏是  
自不柰陪臣何故假孔子因其機而為之季氏是  
聖人而為政所謂立之斯立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  
感仲由以勇銳兼人之心資感於氣最令蓋聖人為  
上自之議夫叔季二兼人亦非仲由所能令蓋聖人  
孔子言於定公而使季孫而墮二邑左氏又云仲由  
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季孫而墮二邑左氏又云仲由  
人襲魯仲尼命伐之遂墮費竊疑是時定公失政費  
豈能命大夫墮邑蓋孔子所以禮制感化季孫且使  
子路為之宰而後墮之耳所謂紀維不自墮其私邑於  
人過化之功則一而已或謂叔季自墮其私邑於  
聖人以無與昭不以此時墮之而必待聖人之前此  
魯而後即叛曷不以此時墮之而必待聖人之前此

#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作晉

杜氏曰結叛晉也張氏曰黃齊地公羊作晉侯設  
氏曰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為盟之始也繼而齊魯為盟  
參盟于幽之同盟而齊霸遂成此盟于黃齊魯為盟  
之終也固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霸矣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將墮成公欽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此



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爲不知  
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爾邊乎齊也范氏  
圍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爲恥深矣故大公之事而  
言圍使若  
是國然

*成宰孟季家臣文*

按左氏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  
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  
偽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高氏曰天子  
令行乎一國故天子未嘗有伐諸侯者天亦未  
嘗有伐其國之邑者以鄭之令則從也天下無王  
而諸侯擅命故有王之伐鄭季既墮臣擅國而推  
私孟氏故有公圍成之事叔季既墮臣擅國而推  
獨書公圍成者公親圍之經書二子墮矣將墮成  
不能服不能以也其致危之也何氏曰諸侯不親  
錄之襄陵許氏曰國內而書至者成疆若列國與  
列國矣莊氏曰國內而書至者成疆若列國與

大衆故出入仲由爲季氏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  
皆告于廟也

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

大司寇攝相息亮事然後誅少正卯與音聞國政

三月而商賈音古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

樂孔子遂行更記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十二月

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由大司寇

遺齊人聞而懼於魯君怠於政孔子遂行皆衣然

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

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在呂於其間

矣成雖未墮無與爲比毗至亦不能爲患蘓氏曰

從不能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其月則不待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哀公十三年 三十一



兵革而自墮矣

陳氏曰成孟孫之邑公行不越竟

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半焉三季氏之疆孟氏之疆也公行不越竟也其子弟孟氏取費成墮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也莫難於墮取費成墮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也

不成及齊人叛存為叔季之遂行不然當別有也且費帥之叛存為叔季之遂行不然當別有也



盟也隱公當春秋之始天下之亂未甚故雖有會盟之侵伐未嘗致也此桓二年蓋桓公弒于唐十六年會盟諸侯又助鄭始於此致馬桓外攘夷狄內安也諸夏會盟最數而無致者時齊桓年外攘夷狄內安也諸夏會盟諸侯三時淮之會踰年故致爾成襄之問齊楚爭伯諸侯日尋干戈故盟會致爾成襄之問齊楚有三桓之患至有稍息然中而自廢置者故終春有亂之世公出罕有不敢逐其君而自廢置者故終春危乘之尊而親圍國中之一色其小亦致焉夫所謂盟黃齊魯交好又云何危爾邊乎齊也

甲辰 敬王二十三年十有二年 晉定十五年 齊景五年 二 十二 鄭聲 四 曹 陽 五 陳 閔 五 杞 僖 九 宋 景 二 十 秦 惠 四 桓 昭 十 九 吳 闔 廬 十 八

# 春齊侯衛侯靈次于垂葭

穀無衛侯字葭公作葭

衛地

左傳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即氏使師伐河內傳必河諸大夫皆曰不可而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上不可三月大夫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歛諸大夫之軒唯甲而意茲告曰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此君之宴也寡人請攝甲乃介而與之乘驅之矣或告曰無晉師一乃止杜氏曰高平鉅野縣西南有則亭高氏曰書次垂葭與九年次五氏同

## 夏築蛇淵囿

杜氏曰書不時也汪氏曰昭九年即囿之築雖當水星昏正農隙之時且書于策以示戒况盛夏耘耔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興苑囿不待貶絕而罪著矣昔農甚也襄陵許氏曰魯政不脩而非時勤民築囿奉祀



而巳志不及國也夫圍成不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高氏曰魯國之圍一而巳成染鹿此昭與受女樂事  
蛇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已服疆都巳  
相家聞暇可以為政時乎  
此中央非孔子為政時

### ○大蒐于比蒲

高氏曰圍所以養禽獸待政備也蔡罔始淵今乃蒐  
于比蒲則圍何為哉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惧人之  
已故數蒐焉

### ○衛公靈孟彊帥師伐曹

高氏曰衛比伐曹七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存  
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如此

### ○秋晉定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即午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  
晉陽而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衛是謀之乃  
如之而歸之於晉陽絕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  
從者說劍而入涉實不可乃使告午而囚諸晉陽使  
討於午也六月二三日唯所欲立遂殺午趙鞅入于  
男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即  
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  
有命始禍者死為後不可也安于曰與睦諸趙孟曰  
獨死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殺梁傅以首不伐趙  
也叛直太原別名晉邑名于其邑大夫名也

按在此趙鞅謂耶寒單音午曰同族歸我衛貢五  
百家吾舍如字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  
可趙孟怒遂殺午圍耶耶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

射食亦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

集解云晉陽趙鞅  
邑林氏曰十年趙  
鞅圍衛人懼  
貢五百家鞅置  
之耶鄭今欲從  
午取之而舍之  
已邑中  
母荀寅姊妹



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

何也劉氏曰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

定罪固如此人臣專生與君為市則是篡弒之階

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孔子家語無以有

惡已為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去遷延居外不敢

釋兵卒以憂死者唐書李光弼傳相州北却之敗魚

而程元振充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吐

蕃寇京師詔入接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其在徐州

擁兵不朝憂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

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高氏曰

君曰叛執人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投鼠忌器

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土與

兵之罪陳氏曰鞅非始禍曷為皆以叛書之春秋

之季家有藏甲都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

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

荀寅下公有及字朝如字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

父嬖於知文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

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昭子而范氏逐荀寅

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

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

際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月荀

將伐公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為良鑿唯伐君為不可

民弗與也我若先伐君在此矣使睦也弗聽遂伐公

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

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杜氏

曰朝歌屬汲郡汪氏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徙楚其朝

屬晉

按在氏知音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

集解

卷之三十五



拜請前三年  
荀寅求貨於  
蔡侯  
盟于沙鹹前  
七年○傳言齊  
叛晉而此言鄭  
蓋齊鄭既盟  
則數其叛同  
十年魯叔還  
如鄭位盟

前年公會齊侯  
盟于黃  
及齊年及鄭  
始叛晉是也

臧哀伯語左氏  
桓二年

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  
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  
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  
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  
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  
五氏而衛叛泄于鄭會于夾谷軟于黃而魯叛諸  
侯叛于外大夫叛於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  
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  
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  
序汪氏曰文十五年十七年盟溴梁不序于魯不或賤而  
稱人汪氏曰文九年伐鄭二年侵鄭十年伐鄭十七年

年成甲氏成十六年執季孫襄十六年執宣和子  
十八年執石買十九年執和子二十六年執甯喜  
三十年會澶淵昭十二年執欒意如二十三年執叔  
孫定元年執仲儀六年執欒初哀四年執戎蠻皆  
人貶稱或書侵以陋之汪氏曰定四年書侵鄭侵齊亦備  
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音現下其效也故  
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  
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揚楯食允也  
蔡侯從冥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  
自是不復扶又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  
秋之太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氏  
曰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人  
之罪若有所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  
其私邑則專祿以周旋矣趙鞅貪憤專殺其罪宜  
逐寅吉射以午之故與兵首禍則又為無君故三







公毅二傳皆云  
范氏曰地謂晉  
陽也蓋以晉陽  
之兵還正國也

以兵諫者即楚  
鬻拳之事見  
莊十九年傳

書鞅叛繼書鞅歸言已叛之人非所得  
歸而歸也非謂鞅無罪而歸於晉也  
先儒或謂  
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  
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  
脅肝榮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  
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  
取國者後漢書董卓傳卓將兵詣京師上書曰中  
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聞昔  
鞅鳴鍾鼓如維陽請取讓等以清姦穢則此說啟  
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注氏曰春秋書趙鞅  
叛而通鑑綱目書漢梁冀弒帝上君之  
子於通鑑綱目書漢梁冀弒帝上君之  
萬三于通鑑綱目書漢梁冀弒帝上君之  
中書令皆以譏天子之無政后刑此得春秋書鞅  
與婦之意矣○趙氏曰公羊云以地正國而正國朝  
無專七臧兵之義本乃欲以私邑之疆而正國朝

# 薛弒其君比

是未大命而本小也又云興晉陽之甲以逐君  
人無君命而本小也又云興晉陽之甲以逐君  
心也君與之同書心而鞅與梁伐之是君與范  
君宥而召之故書歸乎此至卸遠矣高氏曰三子  
有身歸而謂趙鞅保其邑以違荀范之難實非  
出許侯自謂鞅保其邑以違荀范之難實非  
故許侯自謂鞅保其邑以違荀范之難實非  
叛心春秋先儒以鞅保其邑以違荀范之難實非  
恩是然秋先儒以鞅保其邑以違荀范之難實非  
君之然秋先儒以鞅保其邑以違荀范之難實非  
况衛孫林父亦書歸君命善教之有廬陵李氏曰  
地正國之說出公鞅之大傷教之有廬陵李氏曰  
之使要之此條歸字之義陳氏說不得行於胡氏  
人矣前趙鞅以此無罪歸國晉之國法說不得行  
曹伯歸自京師後書歸罪其赦逆國法說不得行  
皆書來自元唯趙鞅不書法同看又曰書大夫歸  
子書來自元唯趙鞅不書法同看又曰書大夫歸

比如字



汪氏曰此統  
憲公夷立

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  
眾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  
不亦濫乎？穎川常秩曰：宋嘉祐熙寧間，人孫復之  
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  
誅，步過六尺者有罰。說苑新序孫卿曰：衛鞅內刻  
過六尺者有罰，棄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  
秩此善議復者。家氏曰：秦漢之末，經法之過也。儒者辨理未  
詳，立論失中，將如秦漢之罪，亦學法者用，意刻深，有以  
齊其為惡，不可不謹也。○廬陵李氏曰：春秋稱國以  
啖子口，稱國以弑，無其晉弑川蒲吳紂僚薛弑比也。  
大臣也。胡氏本此。

附錄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  
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貪罪  
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鮑曰：無害也。驕子臣可以富也。富而  
能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  
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必  
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懇之曰：成將為亂。

巳 十有四年 晉定十六 齊景五十  
二 十三年 鄭聲五 曹陽六 陳閔六 杞僖十 宋昭  
景二十 一 秦惠五 楚昭二十 吳闔廬十 九

春衛靈公叔成來奔衛趙陽出奔宋景

戊檀弓式樹反

衛趙陽公毅作晉趙陽

左傳春衛侯逐公孫成與  
其黨故趙陽奔宋成末奔



集解云貪人指靈公

公叔成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成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成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成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成績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矣公叔成所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成之所得為而非成之所能為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之心之非而措之於善今成也怙富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亂

附錄

左傳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先發難也討於趙氏又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

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氏曰主命幾罪人乃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

子即反公作膾七良友

頹以頹子祥歸

左傳頹子祥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頹氏曰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頹子祥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頹氏曰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頹子祥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頹氏曰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為重



陳佗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薛氏曰陳不思輔車之勢助疆大而滅鄰國不思將自斃也危哉氏曰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讀其無不死位又責其志也

###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傳公叔戌之故也高氏曰衛靈沈耳于閭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

### 五月於越敗吳于槁李吳子光卒

左傳吳伐越上子句踐禦之陳于槁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馬不動使罪人二行屬劔於頸而刑敢歸死遂自到也師屬之曰越子因而伐之夫差去槁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三年乃報越杜氏曰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按在氏吳伐越句古侯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

三行反戶郎屬章欲反劔于頸吳師屬自因伐之闔

閭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

是敗吳于槁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

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樓句踐於會稽古

反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

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而忘

越主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

書以為常事也其皆微矣襄陵許氏曰書槁李之

夷禮而大伯之後且有探楚之功春秋於柏舉之



戰固嘗褒之矣越乃表吳而入之吳不能竟據楚  
越之功者越議其後也或曰柏舉之戰吳同爵也今其敗於  
夷之以國書何欵曰勝而驕驕而敗之而遂亡是故

#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又作擊  
衛地

齊魯為會止此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  
帥以梁晉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謝小挑甲率伏  
入于朝歌杜氏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廬陵李  
氏曰謝氏云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牽之會者齊不  
能定衛  
誰也

# 公室自會

張氏曰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  
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  
國之君同為會而助不秉故致公以危之也

#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范氏故也杜氏曰洮曹地衣陵許氏曰齊宋魯  
衛崇獎亂逆謀動于戈大義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齊  
伯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齊  
為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傳謂牽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齊  
行若爾四國相率而預於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與  
助亂及桓公之霸明分義以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與  
景欲復祖業而率三國之君往助之叛人彼三國之君  
宜然與之俱為戰國景公亦責焉不可世道至是  
也廬陵李氏曰謝氏云是時宋有責焉不可世道至是  
會者齊不能清宋難也蓋時宋衛方多事而宋辰之  
患為尤宋豈能舍其  
國而謀救范氏哉

#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賑市軫反

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  
之士也賑者何姐實也腥曰賑熟曰膳穀梁傳賑者



何也知其實也祭肉也生曰脰其辭石尚也  
何以知其實也祭肉也生曰脰其辭石尚也  
曰義矣周之士不禮於魯也夫脰請行名石尚  
曰石尚矣周之士不禮於魯也夫脰請行名石尚  
以賜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祭宗廟然後受  
祭肉曰助祭禮而歸朝天子之禮也  
非禮也高氏曰周自天子之禮也  
於諸侯使石今教王有此事於社未嘗有敵命  
天諸侯使石今教王有此事於社未嘗有敵命  
曰成肅公受侯肱是齊桓公之助祭禮也  
孔賜齊侯肱是齊桓公之助祭禮也  
定公受侯肱是齊桓公之助祭禮也  
往聘而千國里賜宜杜之十有獎四王之既祭  
為禮乎春秋終秋之賜宜杜之十有獎四王之既祭  
綱春之終秋之賜宜杜之十有獎四王之既祭  
夫婦為三綱之賜宜杜之十有獎四王之既祭  
然婦為三綱之賜宜杜之十有獎四王之既祭  
常歸明為三綱之賜宜杜之十有獎四王之既祭  
乃故石尚為三綱之賜宜杜之十有獎四王之既祭  
廬陵李氏曰王使自宣十一年官師而季子書名氏後至此始見  
廬陵李氏曰王使自宣十一年官師而季子書名氏後至此始見

蓋晉伯已衰中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禮長之餘魯勢稍振  
故孔子室借此以爲膳肉親望國亦一行則魯伯消長之餘魯勢稍振  
何孔子室借此以爲膳肉親望國亦一行則魯伯消長之餘魯勢稍振  
之朝禮則各以爲膳肉親望國亦一行則魯伯消長之餘魯勢稍振  
朝禮則各以爲膳肉親望國亦一行則魯伯消長之餘魯勢稍振  
福不修祀與事不同其職來必與故天子常禮之言廟有與諸侯共  
貢不修祀與事不同其職來必與故天子常禮之言廟有與諸侯共  
敬王之乃以肱肉親魯而之賜諸侯也何與於此哉  
言是則典禮廢壞之餘秋猶能乎魯而之賜諸侯也何與於此哉  
事是則典禮廢壞之餘秋猶能乎魯而之賜諸侯也何與於此哉  
也春秋室此亦以廢壞之餘秋猶能乎魯而之賜諸侯也何與於此哉  
侯之春秋室此亦以廢壞之餘秋猶能乎魯而之賜諸侯也何與於此哉  
與諸侯共謝此亦以廢壞之餘秋猶能乎魯而之賜諸侯也何與於此哉  
氏曰穀梁氏之故天子受感矣又秋實謂曰侯賜而致謂則神之福  
欲書孔子梁氏之故天子受感矣又秋實謂曰侯賜而致謂則神之福  
是時未作石尚安得書如魯國春秋若孔子至則春秋尚  
爲榮耶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怪反饋五怪反



左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兆太子蒯瞶  
孟孫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宋既而朝爾妻猪盍歸  
假太子羞之謂戲野人歌曰從我而朝人見太子執  
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走人曰夫朝人見太子  
顧速不進夫臺大人見其色盡逐其黨故公瞶將殺  
其手以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其禍余戲公瞶將  
自鄭則奔齊太子將以無道使余殺其禍余戲公瞶  
太子若殺夫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紆  
諺曰氏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  
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  
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  
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瞶之國也而靈公  
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  
天理之所由著矣徐氏曰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

逐之無恩一則甚已之意太子不孝而胡氏曰書則  
宋則罪蒯瞶也書齊國夏趙鞅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以罪蒯瞶也書齊國夏趙鞅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罪則罪蒯瞶也書齊國夏趙鞅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且殺夫欲殺蒯瞶也書齊國夏趙鞅納衛世子蒯瞶  
也如殺夫欲殺蒯瞶也書齊國夏趙鞅納衛世子蒯  
野人如殺夫欲殺蒯瞶也書齊國夏趙鞅納衛世子  
之淫則帝而聽言太子則將殺余以人誣之靈公或  
趙陽所則帝而聽言太子則將殺余以人誣之靈公  
也者不當如左氏所記及蒯瞶出乃奔蒯瞶矣此其  
事者宋南子常山劉氏蒯瞶負殺南子乃奔蒯瞶矣  
家敢乎哉常山劉氏蒯瞶負殺南子乃奔蒯瞶矣此  
子者衛侯之常山劉氏蒯瞶負殺南子乃奔蒯瞶矣  
子之不鮮矣明而靈公聽南子之亂魯驪姬甚矣其  
者不能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若此世  
不婦之誣其子多矣非當於書實錄也汪氏曰左  
記乃南子之說固善然而皆泥於書實錄也汪氏曰  
劉張氏之說固善然而皆泥於書實錄也汪氏曰



氏之說然楚商臣蔡般弑君而書世子豈亦與之乎竊考前饋忘父之喪而致他人倫天理泯滅幾親至迫以兵而必奪之行而欲殺之固得是事朱子集註於論語二章皆以而欲殺之固得有是事朱子左傳未可盡廢也詳觀而書納則鞅帥師納衛世子細何休乃云子曰世子逐無去父之義舍其大而論其子害取二居廬陵李氏曰逐無去父之義舍其大而論其則晉獻衛靈其情一也極得事情謝氏亦曰驪姬害晉南

### 衛公孟彊出奔鄭

高氏曰比年志公孟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無道也其為蒯瞶之黨而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無

###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高氏曰宋公不能容一弟既使為奔亡之臣又使罪宋公也臣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弟皆以克宋辰而不言弟所以責鄭公之弟殺其弟無親視之兄弟之義也奔屢書弟者又逐辰者辰勢窮力屈而卒於奔亡非宋公之能逐之也

###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毗

書蒐止此何氏曰書大蒐誡亟也此則書而議五年為若數于此則書而誡亟也此則書而議五年氏曰蒐而制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叔孟孫氏之所為也高郵孫氏曰春秋田符三家則公行必書公之所為也高郵公符于即隱桓之禮雖公猶自出也昭公觀魚于棠所在三桓蒐田之禮雖公猶自出也昭公觀魚于棠年三卿蒐田之禮雖公猶自出也昭公觀魚于棠來朝奔喪之勤而取漸沂之田則公不得不與兵政可



知美番陽萬氏曰大蒐天子之禮也三家始也借諸  
侯之禮以為蒐終也借天子之禮而為大蒐是尚恐  
言之哉

# 邾子來會公

杜氏曰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何氏曰  
書者非知子會人于蒲都如入都當修朝禮言公不  
受于廟高氏曰比蒲之蒐叔朝公同蓋未嘗期約因  
別之此與莊二比蒲年蕭叔朝公同蓋未嘗期約因  
來朝而偶與公為會爾薛氏曰大蒐天子所以會諸  
侯也借蒐而諸侯來會與母乃大蒐乎陳氏曰會公于  
比蒲也自舍中軍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故曰於  
比蒲則以季孫叔孫州之墮費印也故曰於政速在  
於大夫四世矣故夫叔桓之孫微矣注氏曰文十  
三年衛侯會公于比蒲無疑也廬陵李氏曰書地此  
地則知來會于比蒲而無疑也廬陵李氏曰書地此  
所也蕭叔朝公大蒐于比蒲而無疑也廬陵李氏曰書地此

# 城莒父及霄

父音甫

杜氏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三邑家氏曰  
民城諸防城諸鞞同例廬陵李氏曰謝氏曰方墮費  
印又城莒莒宵苟不擇忠良適足為叛人之資而已  
家氏曰是歲無冬闕文耳何休云是年孔子以大司  
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令聖人去不書冬者貶也此  
牽合之說夫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紀乎此  
氏曰蒐比蒲城莒父及霄其  
事蓋皆在冬但脫冬一月字耳  
敗范中行氏之師于百泉

## 附錄

左傳秦高疆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丙戌王二十有五年  
十四鄭聲六曹陽七陳閔七杞僖十蔡昭二  
景二秦惠六楚昭二十一吳夫差元年

# 春王正月邾子隱來朝

邾朝止此左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  
其容仰公受王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  
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禮也將左右周旋進



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  
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  
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汪  
氏曰知子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奔  
屈亦其矣

# ○竊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國君造命** 集解云李泌謂唐德宗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  
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  
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  
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  
滅胡

按在氏吳之入楚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  
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是楚滅  
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  
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  
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  
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  
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  
而胡子豹名家氏曰召陵之會頃胡之君皆在曰  
年滅頃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不能報之  
於中國而吞瑩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  
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  
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氏曰知子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奔  
屈亦其喪其卑

### ○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曰為不言其所食慢也穀梁傳曰不敬莫大焉  
何氏曰徧食其身災不教也范氏曰不言所食食非  
一處以死補氏曰常怪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  
年因避地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終傷皮膚無  
死者

###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曰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  
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  
滅胡

按在氏吳之入楚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  
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是楚滅  
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  
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  
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  
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  
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  
而胡子豹名家氏曰召陵之會頃胡之君皆在曰  
於中頃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不能報之  
國以快其宿憾也

###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曰孟春今以夏五月... 氏曰不書春今以夏五月... 蓋卜改以四月... 故但書改以四月... 史記云卜定而卜從則四年... 禮之書中又失禮者則郊書... 廬陵李氏曰此以牛死改卜而致失時也... 僖三十一

#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 賜多言者也... 不於路寢失其所... 而薨者惟莊宣成季孫意如... 當其初立受國於春秋於元... 桓宣者無幾矣故春秋於元...

始之惡其辭而於意然當之卒... 無足言但可惕然為之... 其直則魯何賴哉李氏曰... 行乎季孫而禮莫之改... 之保之昏之作而替禮莫... 也其言得於女樂至其末... 助亂之益弱宜哉

#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 日宋大國也至於景公... 無競維大國也至於景公... 又伐大國以居叛人此... 氏曰自取其秋宋公伐鄭... 丘之取其秋宋公伐鄭...



向某伐鄭卒至十三年罕達取于于岳之師而後相  
馬二國之構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公子憑之事相  
類

# 齊侯衛侯次于渠陳

渠陳公作遂陳

宗地

左傳齊侯衛侯次于渠陳謀救宋也杜氏曰不果救  
故書次襄陵許氏曰齊衛新與宋鄭同盟援晉故為  
宋出請為鄭次止其不言救為其不誠於救也王氏  
曰伐而後次其書次非救則譏其怠於救患書次不  
亦說也然書次書救則譏其怠於救患書次不書救  
則譏無名妄動而非救也齊衛五氏之次傳云伐夷  
儀垂之援此云救宋而後不伐齊是則書齊衛之次  
為之垂爾楚蔡次救宋而後不伐齊是則書齊衛之  
皆貶渠楚蔡而明年有伐晉之事皆謀為不善也此  
垂觀而義自見矣○盧陵李氏曰五氏垂葭之次皆  
以伐觀而義自見矣○盧陵李氏曰五氏垂葭之次皆  
為伐此從齊方堅不為應齊救宋以仇鄭許氏說雖善  
鄭非於此從齊方堅不為應齊救宋以仇鄭許氏說雖善  
事恐非實

# 邾子來奔喪

諸侯始喪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  
梁傳喪始急故以奔言之茅堂胡氏曰諸侯為天王  
斬衰崩則奔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喪  
外如告終易代弔聘贈送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  
禮也直書于策失自明矣常山劉氏曰當周之喪則  
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反行於疆  
大國非禮明矣

似教作戈

#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公羊傳姒氏者何哀  
公之母也何夫人不稱也何夫人不稱也何夫人不稱  
妾辭也哀公之母也何夫人不稱也何夫人不稱也何  
用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定  
似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定  
人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第堂胡氏曰姒氏定公妾  
羊據魯失禮言之爾論春秋之法哀雖已君豈得稱



夫人乎來明仲子會葬成風深敗天王而名冢宰則  
宣衰子苟已君亦不得稱夫夫人矣陳氏曰自成風  
以夫葬其母君則宣衰也則何人書葬定稱夫是衰  
稱小君徒以喪在殯不稱及尊其母為卒不稱夫  
風而為反不稱夫尚以安母乎蓋仍其本號也劉氏  
母不為夫人哀初立未踰年故仍其人號也劉氏曰  
氏不稱夫人哀初立未踰年故仍其人號也劉氏曰  
乎不稱夫人哀初立未踰年故仍其人號也劉氏曰  
附而書其夫始卒則史書之安有之固云未成人矣  
敢謂其母始卒則史書之安有之固云未成人矣  
夫爾母始卒則史書之安有之固云未成人矣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壯氏曰諸侯會葬非禮也范氏曰知滕魯之與魯近  
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同之王者書非禮薛氏曰魯至  
弱也而二君為非禮之會况疆大乎家氏曰周衰小

國以事王者之禮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晉之喪會葬  
之葬春秋不書諱之也知昧二君來奔喪會葬而皆  
志其禮之僭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暴

乃克葬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葬事禮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  
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  
乎雨止之辭也茅堂胡氏曰葬速則不懷踰則替  
月不雨者有矣及期而遇將止以俟之是替也  
曰雨不克葬也高氏曰雨不克葬無備之  
甚也葬敬羸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曷乃克葬  
中則裕於日曷矣君子之於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葬  
日虞所乃急辭也按此緩稱乃失虞之時矣○趙氏曰  
穀梁子云乃急辭也按此緩稱乃失虞之時矣○趙氏曰  
慢耳



○辛巳葬定姒

左傳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公羊曰有字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

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

後輕禮記曾子問篇注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

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奠祭亦

奠之顯也○列氏曰左氏云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非也若姒氏實夫人固當書夫人姒氏薨已而

葬定姒不稱夫人也何足見以責臣子可也

集解云葬先輕而後重則丁巳葬定姒非先輕後重之例矣書之者蓋以志葬禮之失

故胡氏取公羊而削未踰年之說

城

冬成漆

左傳書不時告也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及霄此年

秋漆定公又葬定也漆其勞民也甚矣張氏曰

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

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之故勞民力故其國怨二年

取其罪而取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不終

也宜哉○汪氏曰汪氏云書不時告夫他國有此事或以

過時而告於魯豈有魯國城邑不過時告夫他國有此事或以

捨其罪乎此非人情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五終



○辛巳葬定姒

左傳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公羊曰有字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

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

後輕禮記曾子問篇注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是

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奠祭亦

奠之情也題也○列氏曰左氏云不稱小君不稱

非也若姒氏實夫人固當書以責臣子可也而曰

葬定姒不稱夫人也何足見喪之不稱小君也

喪而卒也盧陵李氏曰諸家皆以為哀未踰年故

之罪也盧陵李氏曰諸家皆以為哀未踰年故

書卒也盧陵李氏曰諸家皆以為哀未踰年故

諸人禮而為之辭其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可

故胡氏取公羊而削未踰年之說且君亦不可

城

冬成漆

左傳書不時告也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及霄此年

秋漆定公又葬定姒冬城漆其來奔事魯謹矣哀公

初立不務善鄰而定公之喪知子來勞民力故其怨二

取罪而取謹關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齊人

也宜哉○汪氏曰汪氏云書邑不時告夫他國有事或

過時而告於魯豈有魯國城邑不時告夫他國有事或

捨其罪乎此非人情也魯國城邑不時告夫他國有事或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五終



香林齋藏書

夫君子之於學也，不可一日而無也。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故君子必先其心，心正則身直，身直則道明。道明則德修，德修則業立。業立則名顯，名顯則功成。功成則身死，而名存於後世。此君子之學也。

及



